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

圖書

欲一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或字伯陽按道家經籍所說則挺生
空洞之先變化自然之妙而常居天上代為帝師此則六
合之外事故略而不論也非其逕庭之語者舉其大槩云
老子母感大流星而有娠應見于李氏降生於商室於商
十八王陽甲之十七年歲在庚申寄胎託娠經八十一年
極太陽九九之數其母常逍遙李樹之下而生老子老子
生而皓首故能言因指李曰此吾姓也又云父姓李名無
果母尹氏名益壽當商二十二王武丁之九年歲在庚辰
二月十五日卯時生也或云老子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
眉廣額聃耳大目踈齒方口厚唇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

淵鼻有雙骨耳有三漏足蹈二午手握十文蓋稟氣至清而受形特異生於楚國苦縣瀨鄉曲仁里渦水之陰至紂二十一年丁卯歲居岐山之陽西伯聞之詔為守藏史武王克商轉為柱下史歷成康之世潛默卑秩居周久之見周衰而退官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歲五月二十九日壬午乃乘青牛薄輦車徐甲為御遂去周關令尹喜周大夫也姓尹名喜字陽公著書九篇說道德之事或今西升經是又莊列所引之句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也喜姿形長美雅好典墳善天文秘緯仰觀俯察莫不洞徹雖鬼神之變無以匿其情大度恢傑不修俗禮慈儉博愛損身濟物入為東宮賓友出補函谷關令每望霄漢有升虛之

思老子未至關時喜登樓四望見東方有紫雲西邁知有真人當過京邑乃戒嚴門吏掃路焚香以俟應兆至七月十二日甲子老子到關喜擎蹠曲拳邀迎就舍巾櫛盥漱齋戒問道至于十二月二十五日退官託疾二十八日授道德二篇喜叩頭請隨老子西徂流沙老子曰汝未得道惡能隨吾遠適夫流沙異域獷俗難化而何術可禦邪唯生道入腹神明皆存而能除垢止念靜心守一千日清齋鍊形入妙而後可尋吾於蜀郡青羊之肆其若之何喜唯唯而謝老子忽然騰空冉冉升乎太微喜候光景斯散影響蕭寂樓居清齋屏絕童隸誦經三年精思千日心凝形釋骨肉都融已而窮數達變之微因形移易之妙無不盡

之矣於是去家超然高蹈既往青羊之肆乃會老子老子
命喜為文始先生俱遊乎流沙之域或曰昭王時出關化
導西胡至幽王時却還中夏故孔子適周嚴事老子而問
禮焉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
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
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
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
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
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
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是
時天下闇王道衰故再出關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

養壽也老子受學於容成問道於常捩皆古之隱君子也
老子之子名宗宗仕魏為將軍封於段干宗之子注注之
子宮宮之遠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假之子解解為膠西
王印太傅因家于齊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時
暫乏自伏羲以來至于三代顯名道士世世有之論之老
子本亦人靈蓋得道之尤精者也時俗見其久壽又生而
皓首故曰老子老者尊稱也子者通號也人受命自有通
神達見者稟氣與常人不同應為為道主故能為天神所
濟衆仙所從是以所出度世之法若九丹八石玉體金液
存真守元思神歷藏行氣鍊形消災辟惡治鬼養性絕穀
變化獸回教戒役使鬼魅皆老子常所經歷救世之術非

至極者也。已而治家治世皆大道之上。直聖人之餘事也。老子恬淡無為，專以長生為務。故在周雖久而名位不遷者，蓋和光同塵，內實自然，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無為。故著書稱微妙難識，道成乃去。是所謂博大真人也。且老子之子孫祭祀不輟，而升于玉京，莊子之鼓盆送妻而入侍，帝宸皆為道之宗師者，使後世之人信長生之可學，非神異而學不能及也。是曰方外之教，有淳古之風焉。歷代尊崇廟貌不絕。至唐乾封元年，高宗詔贈老子為玄元皇帝。先天元年，太后詔贈尹氏為先天太后，故為有唐聖祖焉。昔老子著書曰道德二篇，今日老子道德經者，當是關尹受書之後標題云耳。夫道者杳然難言，有物混成，強名曰

道，以其通生萬物，故訓曰通。又道，蹈也。況道路之道，使人佩服其言而履行之也。道者德之欽，有道則必有德。德得也，內得於心，外得於物，得而不喪也。故物得以生，謂之德。有德則必全道，道德相須而不相離，故曰道德也。經者常也，法也，言其理有常可法，如九經可法之義。又經者書之尊稱也。今言道德經，上德經，下者上篇之首，取其道可道，非常道。下篇之首，取其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而題之也。後之說者，故隨文生義，言道非德，無以顯德，非道無以明道，無為無形，故居化物之先，德有用，有為故在生化之後，道衰而有德，德衰而有五常，是明道德為眾行之先，五常之本，故道德居先，德經次之，上下二卷法兩儀之生育，八十一

章象太陽之極數是以上經明道以法天下經明德以法地天數竒故上經三十有七章地數偶故下經四十有四章此皆起自先賢且仍舊貫此經以重淵為宗自然為體道德為用其要在乎治身治國治國則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治身則塞其兌閉其門谷神不死少私寡欲此其要旨可得而言也若夫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淵之又淵衆妙之門殆不可得而言傳也故遊其廊廡者皆自以謂升堂觀興及其研精覃思然後於道知其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輒依師授之旨略纂昔賢之微其如恍惚杳冥在達者之自悟耳

老子論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其著書所以傳道其垂教所以救時救時之弊不同故迹之出亦異其迹既異故立言有不同使後世之士於此異觀而以孔老為殊訓也苟通其道而不窒以時會其心而不拘以迹得其意而不泥以言則諸聖之書相為終始固未嘗少戾也自三代之季聖王不作天下溺於文勝之弊無以反其情性而復其初道降德衰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老聃氏生於周以濡弱謙下為表以虛空不毀萬物為實故其去藏室而隱也關令尹喜請著書遂作八十一章以暢道德之旨其辭簡其理遠以深為根以約為紀以本為精以末為粗必欲使斯民復結繩之朴而後已其所以扶教救時可謂切至矣不幸後世

不見天地之全功聖人之大體儒者若馬遷氏至謂學儒者黜老學老者黜儒道不同不相為謀也楊雄氏曰絕滅禮樂吾無取焉韓愈氏曰坐井觀天其見者小也三君子者一何不知聖人之甚歟蓋道猶歲也聖人時也夏以生出為功秋以收斂為德一則使之榮華而蕃鮮一則使之凋悴而反本相因而歲功成焉且自伏羲始造法迄于堯舜三代禮樂制作炳然大備則夏之時也當老子之時禮文過度若不歛浮華而歸道德聖功何由而成哉其言失道而後德至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者謂天下莫尊於道德而莫卑於禮苟自禮反之於仁義仁義復歸於道德其於治天下有不足為矣所以黜仁義禮智而皆以道德著書詔天下後世其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夫太易之初渾淪而已無形體之可見無氣質之可名逮乎易變而為一始有數矣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者究也乃復歸而為一即其所生而歸之也如此變化往復何有窮盡故老氏著書九九篇以明陰陽消息禍福倚伏天道往來人事終始無不備焉孔子與老氏同時皆著書以垂不朽孔子曰我學不厭老氏則絕學孔子曰必也聖乎老氏則絕聖孔子貴仁義老氏棄仁義孔子舉賢才老氏不尚賢孔子曰智者不惑老氏曰以智治國國之賊其立言大率相反是豈故相乖背耶蓋孔子立道之常以經世變老子明道之本以救時弊其勢不得不然也絕學則

使已任其性命之情而造生忘日損之妙絕聖則使人安其性命之情而無驚愚明汚之志棄仁義則無蹙蹙踉跄之私使天下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同歸於孝慈不尚賢則無儒墨畢起之爭使天下無夸跂相軋之心以智治國國之賊言澆偽多而智愈困孰若政悶悶而民淳淳哉其所以立言不同者以此及莊周之書寓言十九發明玄旨多假孔老相為問答而傳亦載其問禮之事使其道異耶何為有竊比老彭及猶龍之語是必有名異而實同者後世束教之士以迹觀聖人相去益遠矣老子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萬世之後一遇聖賢既以其所知行之而成清靜之治又以其所言發之而為博大之書使四海還淳道德不廢抑何幸歟抑何幸歟文康公葛邲次仲述

碧虛子陳君景元師事天台山鴻濛子張無夢得老氏心印有道德經藏室纂微篇蓋撫諸家注疏之精華而參以師傳之秘文義該贍道物兼明發暉清靜之宗不贊聖神之化熙寧中召對便殿因進所著睿眷殊渥宣附道藏鎮諸名山四海學徒典刑是賴仲庚西蜀末褐訪道東南課習是經垂髫逮白義海重玄望洋竊歎幸窺纂微之要若披雲霧而覩日月也第以世無善本流行未博敬就藏帙詳加校正募化善士命工刊梓以傳不朽上答玄元道祖立言開教之恩次酬父師生成訓迪之賜普祈同志潛心

玩繹因言會道俱證無為益衍真風保安國祚庶表林下
野人報本之萬一云皇宋寶祐戊午工元日瞻山靈應觀
開山管轄住持觀事臣楊仲庚拜手謹書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一

感峰樓藏

碧虛子陳景元纂

道經上篇明道以常道為宗常道者虛心以待物者也

道可道非常道

夫道者杳然難言非心口所能辯故心困焉不能知口
辟焉不能議在人靈府自悟爾謂之無為自然今標道
者已是強名便屬可道既云可道有變有遷有言有說
是曰教典何異糟粕嘗試舉揚且從訓釋曰道通也萬
物得之無所不通亦曰道蹈也取道路以為稱說文曰
一達謂之道先賢令人體而行之故曰道也至于仁義
禮智信皆道之用用則謂之可道可道既彰即非常道

常道者自然而然隨感應變接物不窮不可以言傳不可以智索但體冥造化含光藏暉無爲而無不爲默通其極耳嚴君平曰可道之道道德彰而非自然也今之行者晝不操燭爲日明也日明者不道之道常也操燭者可道之道也若乃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者常道之道也五千文之蘊發揮自此數言實謂玄之又玄神之又神也

名可名非常名

道者體也名者用也用因體生名自道出既標其名即可稱用稱用既立故曰可名可名既著即非常名常名者謂應用無方支離其德也嚴君平曰可名之名功名顯而非素真也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視之猶衆庶此真守常名者也

無名天地之始

無名者指道而言也萬化未作無以強名及妙本之始既降渾淪之樸將離則易之太極生兩儀也嚴君平曰無名無朕與神合體天下恃之莫知所以變於虛無爲天地始此體道者也

有名萬物之母

有名者指天地而言也天施地化茂養萬物亨之毒之

如母養子故曰有名萬物之母夫大道者冥豈繫乎有名無名哉聖人約用立教以明本迹同異爾凡日新之道皆曰無名是故始萬物者為無名成萬物者為有名也嚴君平曰有名者之為化也尊道德貴神明師太和則天地故為萬物母此用道者也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欲者逐境生心妙者要又徼之極也徼邊隅也大道邊有小路曰徼又歸也夫虛無之道寂然不動則曰無欲感孕萬物則曰有欲無欲觀妙守虛無也有欲觀徼謂存思也嘗謂真常即大道也無欲有欲即道之應用也道本無物物感道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士知微知章觀其未然已盡其妙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中士因循任物見其群材乃得其用故有萬不同真理難測但覘其邊徼耳又解曰夫人常體大道之微守清靜之要復性命之極不為外物所誘則志意虛澹可以觀道之要妙造微之至極嚴君平曰心如金石形如枯木默默隅隅志如駒犢者無欲之人復其性命之本也有欲之人貪逐境物亡其坦夷之道但見邊小之徼迷而不返喪失真原先賢或以謂無欲者體道內觀化及群品無所思存忘其本迹也有欲者從本起用施於可道立教應物成濟眾務見物所終了知歸趣前以約身為說後以化民為言修身治國理無不備也

此兩者同

此兩者謂可道可名無名有名無欲有欲也但蘊于寂然不動湛爾之源體用未彰善惡都泯故云同也

出而異名

出謂從本降迹可道漸分雖起自一人之心而五常之用殊別賢愚有隔有變萬端壽夭存亡其名各異也

同謂之玄玄之又玄

玄者深妙也真也天也所謂天者自然也言此無名有名無欲有欲皆受氣於天稟性於自然中和濁辱形類萬狀蓋由玄之又玄神之又神所謂自然而然而然也若乃通悟深妙洞達冥默者是謂有玄德也

衆妙之門

謂道域也夫大道曠蕩無所制圍無門無房四達皇皇也約身而論出則同衆人入則為妙本舉教言則衆真講妙而出群聖蘊妙而歸化導無方湛然惟一獨立不改是曰知常既有出入之由故曰門耳莊子曰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斯亦謂衆妙之門也

後萬物生焉生萬物者其唯妙道乎用道者其唯聖人乎聖人之道日新其變應用無方故曰常也出處有迹欲異而為故曰可也天道必有名必有知故次之以天下皆知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美善生於妄情以情之所好為美情之所惡為惡縱已

妄情非惡而何以已之所是為善以已之所非為不善
縱已是非安有美乎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
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
生也此謂止於實當也夫聖人豈無美善蓋有而不矜
同於無也不矜則德全同無則害遠德全害遠美善盡
矣若以美善化天下使知其美之為美蓋未盡善也經
曰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是矣且天下善人少而不善
人多若矯其治迹竊而侮之斯為惡矣君平曰昭昭不
常存冥冥不常然榮華扶踈始於仲春薺麥陽物生於
秋分冬至之日萬物滋滋夏至之日萬物愁悲謂其盛
必有衰美必有惡陰陽尚爾況於人乎斯戒其矜夸美
善者也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
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此六事因矜美善動入有為有為既彰偏執斯起殘賊
互生物失其性故結以聖人無為而玄德不去夫有無
之性本不相生今言有必出於無論無必生於有故曰
有無之相生也難易之法本不相成譬如陶者易於治
埴必難於治木匠人易於治木必難於治埴彼此相易
則難就各守其工則易成故曰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
本不相形見鶴而知鳧脰之短觀鳧而識鶴脰之長以
此相因物皆如是故曰長短之相形高下之名本不相

傾名位不足故有傾奪之心若處高而不驕貴故無下
之者在下而不卑辱故無高之者若企羨交馳則遞相
傾覆故曰高下之相傾音聲之鳴本不相和是猶天籟
自鳴自己而世謂音律聲氣和合成歌曲以相和鳴故
曰音聲之相和前後之時本不相隨有如日夜相代昨
夜是今日之前今日乃昨夜之後又如前後行步之迹
舉足下足何先何後遷易相隨無有窮盡故曰前後之
相隨也君平曰無以有亡有以無形難以易顯易以難
彰寸以尺短尺以寸長山以谷推谷以山傾音以聲別
聲以音停先以後見後以先明故無無則無以見有無
有則無以知無無難無以知易無易無以知難無長無
以知短無短無以知長無山無以知谷無谷無以知山
無音無以知聲無聲無以知音無先無以知後無後無
以知先凡此數者天地之驗自然之符陳列暴慢然否
相隨終始反覆不可別離神明不能遁陰陽不能違由
此觀之帝王之事不可以有為為也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此言上古無為之君不以美善治天下而天下自治也
無為者非拱默閑堂也謂美善都忘滅情復性自然民
任其能物安其分上下無擾故也行不言之教者以身
帥導正容悟物隨時舉事因資立功理契言忘之謂也
萬物作而不辭

作動也聖人在宥天下無事無為故百姓耕而食織而衣含鋪而熙鼓腹而遊樂其性分而動皆飲無為之化也故聖人任之而不辭夫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此乃上德不德之風也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

萬物自生卓然獨化不為己有群品營為各適其性不恃己德功成事遂道洽於物心遊姑射之山不居萬民之上此聖人之全德也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夫聖人功同造化使萬物咸得其極而忘名忘己也不居者不以位為己有故民莫覺莫知是以其道不喪其德不去也馮烈解曰楚將子發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田百傾而封之執圭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此功成不居之位也

賢不尚

知則善惡互生高下之傾不能逃也難易對陳長短之才無由隱也長短彰則爭尚賢德故次之以

不尚賢使民不爭

夫人君之謙下唯靜不矜尚己之賢能則民之從化如風靡草柔遜是守何有爭乎經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又解曰人君靜大臣明刑不避貴澤不

隔下賢不肖各當其分則士無爭矣若人君依違大臣
回佞雖尚賢求士外忠內僻情毒言和之才至至則姦
僞生而交爭起君平曰盛德者為主微劣者為臣賢者
不萬一聖人不世出夫天生之賢匪田尚出也又曰譬
如使駑馬驂騮並馳於夷道鴻鵠鷦鷯雙翼於青雲則
賢不肖可知矣此乃自然非由尚也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難得之貨謂金玉珠犀也言上化清靜民務耕織藏金
於山捐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則民無貪盜之心
矣又解曰驪龍夜光之珠金玉錦繡之玩君王不貴臣
民無貪盜賊於何而有語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也鴻烈解曰引神農之法曰丈夫力壯而不耕天下有
受其肌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
耕妻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矣
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可欲者謂外物感情令人生可尚愛欲之心也而日不
見者非遠絕不見也謂不以見為見而為無為也若乃
人君見外物而無可尚愛欲之心者是不為色塵所染
亂則性原清靜恬澹而復其真一矣人君能守乎真一
則使民心不亂而淳朴之風可致矣君平曰世不尚賢
則民不趨不趨則不爭不爭則不為亂世不貴貨則民
不欲不欲則不求不求則不為盜世絕三五則民無喜

無喜則無樂無樂則不淫亂此自然之數也鴻烈解曰
令尹子佩請飲楚莊王王許之子佩䟽揖北面立於殿
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
吾聞子具於彊臺彊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
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
而不能反故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傅奕音義曰古本
作使民心不亂河上公開元御本作使心不亂亦通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

聖人之治先治其身然後及于家國也虛其心者謂無
邪思也不役心逐暗泊然內寂嗜欲頓消神物自定則
其心虛矣莊子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謂心虛則純白
自生福慶留止也

實其腹

聖人道德內充五神安靜憺怕自足貪愛不生故曰實
其腹

弱其志

志者心之事事在心曰志欲令舉心行事當守謙靜柔
弱則道全矣

強其骨

骨者體之幹夫淳和足則體潤精神壯則骨強亦自然
之理也

常使民無知無欲

聖人所以常修身虚心者欲令百姓反樸守淳悅然自
化也語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民雖有貴尚之知飾偽之迹者然已被其清靜之風淳
朴之化而自灰心槁體不敢興動有為之欲心也

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為無為猶言行無為之道也無為者謂不越其性分也
性分不越則天理自全全則所為皆無為也物物無為
則貴尚貪求之心泯然都忘故淳風大行誰云不治已

賢能則民從而爭盜縱此欲心則亂生乎
彼唯聖人治之以虛冲故次之以道冲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

盈古本作滿冲虛也又中也或不定之辭又常也言道
以冲虛為用夫和氣冲虛故為通用王者得冲虛之用
故萬乘遺其富匹夫得冲虛之用故環堵忘其貧身在
廟堂之上心同巖穴之下躬服芻牧之陋不異軒冕之
華此深得冲虛之用而不盈滿也君平曰為冲者不冲
為和者不和不為冲和乃得冲和冲以虛為宅和者無
為家能虛能無至冲有餘能無能虛常與和俱斯真得
大道冲和之用而不盈滿者也中者所用在於和也或
者不敢建言其道也

淵兮似萬物之宗

淵深靜也兮者深歎詠道之詞也明此冲虛之道不虧

不盈體性疑湛深不可測故謂之淵也夫不測之理非
有非無難以定名故寄言似也群生日用注酌湛然體
含萬象善惡斯保動植咸歸故為萬物之宗
挫其銳解其紛

挫抑止也又折其鋒曰挫銳銛利也又進也解釋散也
紛多擾也言銛利進趨功名之人當念道沖虛抑止貪
妄而不自見也或憤懣奔馳內外紛擾能體道淵靜釋
縛解紛湛爾澄清以復其性紛河上公作忿曰結恨也
謂陰賊瞋恚忿恨牢結若存道沖和乃渙然冰釋也
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虛極之道以沖和為用其所施用無乎不可在光則能
和與光而不別在塵則能同與塵而不異應物則混於
光塵歸根則湛然不滌尋其妙本杳然而虛約其施為
昭然而實故曰湛兮似或存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吾者老氏自稱也象似也我觀至道杳冥沖用不測匠
成萬物今古常存道既無祖無宗誰敢言孫言子彷彿
深思似出乎天帝之先矣

宗而先乎天地
故次之以天地

用道虛沖則淵兮不滿和光
同塵故為萬物之所宗尋其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芻草也謂束芻為狗古人用以祭祀除祲不祥用已而
棄之言當用之時不甚愛及乎棄之亦不為憎也故芻

狗因神明而成神明無用於芻狗也無用則無私無私則無恩是以天地無恩而大恩生聖人不仁而天仁成不仁者謂無情於仁愛非薄惡之謂也故天地無情視萬物如芻狗不責萬物之報聖人無情視百姓如芻狗不責百姓之報蓋天地之自然也君平曰天高而清明地厚而順寧陰陽交通和氣流行怕然無為萬物自生為天地非傾心移意勞精神務有事悽悽惻惻流愛加利布恩施厚成遂萬物而有以為也此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也明王聖主秉道統和清靜不改一以變化神明默達與道同儀天下應之萬物自化聖人非竭智盡能擾心滑志損精費神不釋思慮徨徨顯顯仁生事利領理萬民而有以為也此所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橐者鞞也謂以橐鼓風而吹火也籥者笛也言天地之間虛空無為生物無私以喻聖人之心虛廓淵靜應時不逆若橐之懷風鼓之以成器物籥之含聲吹之而調音律應用不絕而終不可屈也以況聖人無私無心而不事愛利也君平曰天地釋虛無而事愛利則變化不通物不盡生聖人釋虛無而事愛利則德澤不普海內不并恩不下究事不盡成何則仁愛之為術也有分而物類之仰化也無窮操有分之制以授無窮之勢其不

相贍由川竭而益之以汙也又曰蟣蟲動於毛髮則寐為之不安蚊蟲著於皮膚則精神騷動思慮不通外傷蜂蠆之毒則中心為之慘痛末害於耳目而百節為之不用此言愛利存于胷中豈得無屈撓純和純靈血氣乎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多言者謂多有兼愛之言也多則施行難徧故數窮屈而不遂若法天地之虛靜同囊籥之無心抱守中和其自然皆足矣亦在乎不言之教也鴻烈解曰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

書於是王壽乃焚其書而舞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天地

運處而無私中舍虛而不屈者由其神也故次之以谷神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夫大人以太虛為空谷以造化為至神空谷至神乃道之體用豈有死乎不死之理既甚深冥又能母養故曰玄牝或谷喻天地神喻大道今說者以山谷響應為喻不其小哉且人能懷豁無方法太虛之廣存任神真資造化之靈自然形與道合何死之謂乎如是則冥然茂養物受其賜故曰玄牝河上公章句谷音育訓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神謂五藏之神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腎藏精脾藏志人能清靜虛空以養其神不為諸欲所

染使形完神全故不死也若觸情耽滯為諸境所亂使形殘神去何道之可存哉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夫太虛造化萬類由之以出入既有出入之名故謂之門根者本也天地雖大不能逃其有形有形之類咸以虛空太和為其根本故曰天地根河上公曰不死之道在於玄牝玄天也於人為鼻牝地也於人為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藏於心五氣清微為精神聰明音聲五性其鬼曰魂魂者雄也主出入人鼻與天通故鼻為玄也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五味濁辱為形骸骨肉血脉六情其鬼曰魄魄者雌也主出入人口與地通故口為牝也根者元也言鼻口之門乃是通天地之元氣所從往來也上言谷神不死者勸人養神之理此曰玄牝之門者示人鍊形之術也故形神俱妙者方與道同也夫人有身有神則有生有死有生有死不可言道也流動無常豈得言靜也若乃空其形神忘其物我是以出無根故氣聚不以為生入無竅故氣散不以為死不死不生其谷之神也生死無常其浮動之物也幽深雌靜湛然不動其玄牝之謂也

縣縣若存用之不勤

縣縣不絕之貌此結上養神鍊形之義也夫養神則深妙冥極清靜虛空縣縣若存感物而起無有絕時鍊形

則呼吸太和導接血氣飲難終之泉咀延年之草使其支節宣暢而不勤勞此方可與天地同根衆妙共門也

太虛其谷造化其神托養萬物
縣縣不死故次之以天長地久

天長地久

標也天以氣象廣覆古今不傾故稱長也地以形質厚載終始永固故言久也結喻成義在乎下文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結義也夫天所以長清地所以久寧者以其覆載萬物長育群材而皆資稟於妙本反其沖虛復其杳冥不自矜其生成之功而守其常德故能長生也又解曰天地萬物卓然獨化咸稟自然而不求饒益其生故能長生此垂誠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聖人無為身在廟堂而心游姑射法天地之覆載而均養無私大有處謙而不敢為天下先其百姓欣戴而不重樂推而不厭故身先也又能忘功忘名外身寡欲其天下愛之如父母神明祐之若赤子故身存也

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天地生育萬物而聖人外己全民皆不以仁恩自恃豈有自私之心乎實無私也無私故能長能久以其長久故如能成其私者也李約曰夫能不私於己而私於人之私未必成而已之私已成矣鴻烈解曰公儀休相

魯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休不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不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無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為人為己者也故曰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河上公嚴君平本作以其無私王弼古本作不以其無私邪開元御本作非以其無私邪互有其義讀者詳之

聖人後身外身能公於己而私於人善柔順而利物故次之以上善若水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一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二

欲二

碧虛子陳景元纂

道經

上善若水

上善者標人也若水者舉喻也夫志人虛懷無欲應變隨時不逆諸緣處善忘善故曰上善水能方圓凝釋深淺浮沉順道涵虛咸有其理唯至人兼而通之故曰若水且水蘊三能之近道七善之利物謂下文也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此三能之近道也水性平靜散潤一切天無水則陽旱地無水則塵飛利澤萬物故曰善利此一能也天下柔

弱莫過於水去實歸虛背高趨下壅之則止決之則流
聽從於人故曰不爭此二能也人之情惡處下流好居
上位而水則就卑受濁處惡不辭令物潔白獨納汚辱
處衆人之所惡此三能也幾近也夫水利物則其仁廣
大不爭則其德謙光處惡則其量忍垢舉水性之三能
唯至人之一貫德行如斯去道不遐故曰近爾又解曰
水為氣母王於北方其數六北方者陽德之始陰氣之
終也生數一與道同也道亦謂之一道一者無一之一
水一者有一之一也無一之一為道之體有一之一為
道之用明水者道之用故曰幾於道也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至人所居善執謙下順物自然化及鄉黨如水在地善
就卑下滋潤群物故曰居善地此一善也至人之心善
保虛靜洞鑿幽微湛然通徹如水淵澄波流九變不失
明靜故曰心善淵此二善也至人若與善行仁慈惠及
天下不懷親愛如水膏潤善能升降無不霑濟故曰與
善仁此三善也至人之言善守誠信不與物期自然符
契如水景物妍醜無差流滿輒移行險不失故曰言善
信此四善也至人從政善治於民正容悟物物自順從
如水清平善定高下滌蕩羣物使無塵穢故曰政善治
此五善也至人臨事善能任物隨器授職不失其材如
水柔性善事方圓能隨形器無用不成故曰事善能此

六善也至人動靜善觀其時出處應機能全其道如水之動善隨時變冬凝夏液不差其節故曰動善時此七善也

夫唯不爭故無尤矣

唯獨也此結上三能七善之辭也至人之所用心行事出處語默皆全于妙道合乎物宜而常守雌靜不與物爭物既不爭安有尤過之地又无怨也言天下獨有不爭之人無所怨无之者

道體虛無而水數一唯至人用之則幾於道又不盈而善持故

次之以持而盈之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盈滿也已止也夫執持盈滿之物而不知謙損者必見其傾覆矣慎其傾覆之禍不如早圖休止此垂誡也嚴君平作殖而盈之謂積其財寶也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揣度也又治也銳銛利也言人但知銛利欲心而貪趣富貴殊不知揣度妄情思治憍恣禍患之來不可長保君平曰富貴之於我猶登山而長望也名勢之於我猶奔電之忽過也言不可長保也鴻烈解曰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乞入曰不義之得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與人不若焚之無令人害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以與眾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夫國非其有也

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番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故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此明盈難久持理之必然也夫金玉滿室徒為潤屋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雖有智者莫之能守故象有齒而焚身雞畏犧而斷尾禽獸尚如此人何不思之嚴君平王弼本作金玉滿室

富貴而儻自遺其咎

遺與也富則人求之故便欺物貴則人下之故好陵人欺陵日恣殃咎必來非自與而何君平曰金玉之與身而名勢之與神若冰若炭勢不俱存故名者神之穢也利者身之害也養神之穢積身之害損我之所成而益我之所敗得之以為利失之以為害則彼思慮迷而趣舍悖也又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患生於我不由於人福生於我不由於天陸希聲曰持大器而滿盈雖懼之不如早止居大位而亢極雖憂之不如早退揣勢利而銳意雖得之不可永保貪金玉而滿堂雖有之不能長守貴而儻則得其禍富而儻則益其過儻生乎心咎自於己豈可怨天尤人乎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此結義也夫大功既成顯名已遂而不知休退者何人

哉高鳥盡而良弓藏狡兔死而獵狗烹勢使然也惟體天
道之盈虛知進退存亡者至人哉外物盈滿理必傷生
與其銳心於富貴不

若抱一而無咎故次
之以載營魄抱一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道家以陽神曰魂魂樂生陰鬼曰魄魄好殺魂則遊魄
則靜白虎通曰魂者云云也營者不定貌故謂魂為營
也舊說載乘也營魂也又謂營護陽氣也魂為陽精魄
為陰靈陽精喜動遊故仙書有拘留之術陰靈喜浮惑
故仙書有制伏之法使其形體常乘載陽精陰靈抱守
太和純一之氣令無散離永保長年矣夫道之抱一如
鑑之含明明豈離鑑乎此教人養神也今解曰人欲抱
一之術當令心無散離若無散離者即是乘載魂魄抱
守純一之道也能如嬰兒乎下皆以此義釋之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舊說曰專一也任也氣者沖和妙氣又自然之氣也夫
人卓然獨化稟自然沖和妙氣氣降形生自無染雜若
乃專任沖和知見都忘氣自純和形自柔弱不為眾惡
所害是得嬰兒之全和也此教人養氣也今解曰能如
嬰兒乎者言人欲專氣致柔之術當如嬰兒純和若能
如嬰兒純和即是得專氣致柔之術也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舊說曰滌洗也除遣也玄覽心照也疵瑕病也人當洗

滌塵垢除遣五情內外清虛心照萬事瑕疵之病瑩然
不生此教人修心也自此上三事約人修身自此下三
事勸人治國經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天下其德乃
溥也今解曰人欲洗心除垢冥察內外之事能自省已
躬無疵瑕之病即是滌除玄覽之法也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舊說曰治國者愛民如赤子臨政不可苛虐賦役不可
傷性務農簡事使民各遂其業而安其生斯無為之化
也今解曰人君欲愛養萬民令不傷天性治國務農使
無繁細當能清靜無為即是愛民治國之術也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天門者自然之門也自然生太極太極生天地天地生
陰陽陰陽生萬物萬物生死由之而往來故謂之天門
開謂散施闔謂歛歛開則生成闔則衰滅雖生萬物而
未見其生生者雖死萬物而未見其死死者生生死死
而莫見其形得不謂之自然乎能體自然其唯大人乎
大人量包宇宙氣含陰陽所謂雌靜則生死王衰不入
于胷中雌靜者自然之妙用也此戒治身治國者當以
雌靜是守舊說曰天門者北極紫宮之門也天有北極
星在紫宮之內宮內又有五帝迭相休王故門有開闔
也開則為泰闔則為否故春時青帝門開餘門皆闔四
時之例如此且五運終始曆數之變興廢不常唯聖人

知天知命常守雌靜則不為變動所傾故永享元吉也
或以治身論者天門謂鼻口也開闔謂喘息呼吸也言
人雌靜柔和則氣息深遠繇繇微妙致其精神恬然自
在無為也今解曰天門開闔休王者乃曆數之常唯能
雌靜謙下故陰陽不能移寒暑不能變也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舊說曰明謂慧照也治身者雖有慧照之心聰明通達
若無見聞治國者其德明白如日月之照四達海內當
塞聰蔽明能如無知使天下百姓日用不知是謂有道
今解曰欲得智慧明白四達天下者先須收視反聽常
守無知即是明白四達之原也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言修身治國能行上六事即如道之生物不塞其原任
其自成而已德之養物不禁其性全其素分而已萬物
卓爾獨生聖人豈有乎哉群類各自營為聖人何恃乎
哉物自長養聖人安所主宰乎哉斯乃忘功忘物洞入
真極是謂玄德也王弼曰玄德者有德而不知其主出
乎幽冥者也

抱一不離專氣致嬰兒之和則物歸
如輻之湊轂故次之三十輻共一轂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此明有無功用相資而立周禮考工記說車蓋圓以象
天輿方以法地三十輻以象一月之數夫月之縣天流
行不息車之輾地運轉無窮是故車以象月三十日共

一月亦猶三十輻共一轂耳當其轂中空虛輪得以轉
行車中空虛人所以載其上故其空無之處是有轉行
容載之用也君平以謂太古聖人之牧民也因天地之
所為不事乎智巧飲則用瓢食則用手萬物齊均無有
高下及至王者有為賦重役煩百姓罷極上求不厭貢
獻遼遠男女負戴不勝其任故智者作為推轂駕馬服
牛負重致遠解緩民勞後世相承巧作滋生雕琢斑轂
朱輪飾以金銀加以翠璣一車之費足以貧民是以老
氏傷創作之害道德明為善之生禍亂也故舉車器室
三事說有無利用之相資因以垂戒云

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埏和也埴黏土也謂工人範和黏土陶成形器取其器
中空無之處是有盛受諸物之用也君平以謂道德衰
廢之時憂患攻其內陰陽賊其外民人薄弱羸瘦多疾
是故水火齊起五味將形生熟不別乾漬不分故智者
埏土為器以熟酸醎遂至田獵奢淫殘賊群生剝胎殺
穀以順君心雕琢珠玉以為孟盤撲散為器一至於斯
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鑿穿也半門曰戶門傍窻謂之牖門戶窻牖亦通稱也
古者穴處謂穿鑿穴中之土以覆其上為戶牖居室也
取其室中空無之處故人有安存出入之用也君平以
謂人心既變萬物怨恨蟲蛇起毒蠱作禽獸害人於是

巖穴之中不足以禦患難全性命終天年故智者為作
居室上棟下宇穿窻候望堅關固閉開闔疾利蜂蟻不
得入禽獸不得至而後遂至華臺危閣阿房之殿大關
守險築城為固士卒疲倦死者無數然而上世以為治
後世以為亂者此乃有無利用相因之弊蓋在乎人爾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此解上三事明有無相資俱不可廢故有之以為利利
在乎器也無之以為用用在乎空也夫器之為利也必
存其外外資空用而成空之為用也必虛其內內藉器
利而就故無藉有以為利而有藉無以為用也無則同
乎道有則成乎器形而上者曰道道無形也道雖無形
必資有以彰其功形而下者曰器器有體也器雖有體
必資無以成其用故器非道不能應用道非器不能顯
功亦如轂中有輻器中有物室中有人咸因無以利有
因有以用無也若夫治身則神為存生之利虛為致神
之用故無能致用有能利物利物在乎有而致用在乎
無無者虛靜之謂有者神明之謂也神明則妙有虛靜
則至無妙有之利在乎存生至無之用在乎致神存生
致神之利用不出乎妙有至無也

色故次之
以五色

車器之設用無而利
有用無是空利有是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五色之設本以彰五行之象黼黻文章別尊卑之飾斯

則五色之用也而後世為錦繡之麗青黃悅目逐物外
遷傷精喪明不能徹視無色之色非盲而何五音之設
本以彰五行之聲金石絲竹通天地之氣斯則五音之
用也而後世作鄭衛之聲淫哇悅耳耽營不已蕩性塞
聰不能冥聽無聲之聲非聾而何五味之設本以彰五
行之和鹽梅調適養人倫之損斯則五味之用也而後
世有熊掌之嗜芻豢美口饕餮無厭濁神穢真不能內
嘗無味之味非爽而何爽亡也差失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田獵者國之常禮以講武事示民時也天子諸侯每歲
三田一為乾豆祭祀宗廟也二為賓客交二國之好也
三充君之庖食以時也時之不田則曰不恭田不以時
則謂之暴天物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若不遵法度馳
騁逐境禽荒無節暴物傷農登崖踰險心神發亂非狂
而何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金銀珠玉難得之貨人若貪取無厭采求不已則道行
妨傷而身多勞辱也君平曰五色重而天下盲五音調
而天下聾五味和而天下喑田獵興而天下狂珠玉貴
而天下勞幣帛通而天下傾是故五色者陷目之錐五
音者塞耳之椎五味者斬舌之錢田獵狂惑之帥利遠
方之貨天下之所以違也貴難成之物天下之所以微

也凡此數者變而相生不可窮極難明而易滅難得而易失也殃禍之間危亡之室也求之以自賊居之以自殺也此上戒君王而下訓兆民也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聖人謂有道之君也有道之君任聲色之外馳養浩然之內景腹者受物養實其腹則不逐物故內全而神王是以聖人法之而為腹也目者著色役亂其目則逐物移故外盲而精喪是以聖人戒之而不為目也去彼取此者令人去目之逐物取腹之內全也

得之貨而寵榮可待故次之以寵辱

寵辱若驚

寵者謂富貴慶賞諸吉也辱者謂貧賤刑罰諸凶也達道之士以形骸為逆旅生死如贅癰不榮通不醜窮知軒冕之去來外物之寄託耳豈有寵辱係懷而驚怛哉此言寵辱若驚謂中人耳中智之士處安而慮危得寵而知辱故皆如驚世俗趨末則驚辱中智觀本故驚寵故曰寵辱若驚

貴大患若身

貴者尊愛之稱大患者軒冕寶貨外物養身之屬也至人知身非我有而尚外之況尊愛他物乎今世人謂軒冕寶貨可以資生故貴之如身而不知身與物皆是大患之本不足貴也

何謂寵辱寵謂上辱謂下

開元御本作寵為下言人得富貴慶賞者恃寵而憍盈則生禍因寵獲禍則寵為辱本故曰寵為下河上公本作寵為上辱為下於經義完全理無迂闊下文解之其義詳矣皇甫謐本亦作寵為上辱為下言以得為上以失為下也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結義也夫世俗據其富貴操之則慄捨之則悲未達得失之非我故皆驚懾也中智之士知禍福循環譬如糾纏得其寵榮必有悴辱故戒之持勝如失之驚也列子曰趙襄子使使攻翟取二邑而有憂色謂無積德而有重功不可不戒懼也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此得之若驚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何謂者再問答張本以起後義也吾者况舉自稱夫人所以有大患者謂其有身也且人之身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性全生之具而貪生太厚者動入死地故大患隨之是由封執塵累矜其有身也若能外其身不以身為身忘其心不以心為心冥乎造化同乎萬物使行若曳枯木坐若聚死灰則向之寵辱大患何緣及之故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齊物論子綦謂顏偃

曰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夫遺照生忘尚諸患莫侵况
體合自然者乎無者忘也外也或以無身為滅壞空寂
者失老氏之宗旨矣

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
可一寄天下

自無身而上汎論士民驚執寵辱致其大患也自貴愛
而下專說王者未能兼忘天下故有寄託之名耳然寄
託之說實非上德之君若乃游心於澹合氣於漠順物
自然而容私者則可復太古之風矣陸希聲曰若以得
失動其心物我存乎懷則寵辱不暫寧吉凶未嘗息安
足為天下之正居域中之大乎唯能貴用其身以為天
下愛用其身以為天下者則是貴愛天下非貴愛其身
也夫如是則德失不在己憂患不在身似可以大位寄
託之猶不敢使為之主而况據而有之哉此大道之行
公天下之意也開元御本作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
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御注曰此章首標寵
辱之戒後以寄託結成者夫寵辱若驚未忘寵辱貴愛
以為未忘貴愛故以辱校寵則辱不如寵以貴方愛則
貴不如愛驚寵辱者尚有寵辱介懷存貴愛者未為兼
忘天下故初則使驚寵如辱後欲令寵辱俱忘假寄託
之近名辯兼忘之極致忘寵辱則無所復驚忘身則無
為患本忘天下則無寄託之近名王弼本作故貴以身

為天下者則可以託天下矣愛以身為天下者則可以
寄天下矣弼注曰無物以易其身故曰貴如此乃可以
託天下也無物以損其身故曰愛如此乃可以寄天下
也不以寵辱榮患損易其身然後乃可以天下付之也
正經今取莊子在宥篇所引為定王弼本次之注解輔
嗣希聲為優疑開元御本校勘時以別本增損有失古
意寵辱皆驚未免櫻拂其心唯達者
順道無形故次之以視之不見
視之不見名曰夷

夷古本作幾幾者幽無象也易曰幾者動之微雖有此
義今存而不論

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
混而為一

道之難狀難說也如是聖人不得已而強為之名耳且
道非色不可以目視而見故於無色之中能色衆色因
而詔之曰夷夷者平也謂漠然平夷無涯淡貌在色而
無色也道非聲不可以耳聽而聞故於無聲之中能聲
衆聲因而詔之曰希希者疏也如物之希疏無擊觸之
聲在聲而無聲也道非形不可以手搏而得故於無形
之中能形衆形因而詔之曰微微者妙也微妙無質礙
在形而無形也唯至人以神視可見無色之色而出於
衆色以氣聽可聞無聲之聲而出於衆聲以聲察可得
無形之形而出於衆形言此希夷微三者皆道之應用

強名豈可以為實有而得致詰責問哉故當混合而冥為至一耳君平曰夫鴻之未成剖其卵而視之非鴻也然其形聲首尾皆已具存此是無鴻之鴻也而況乎未有鴻卵之時而造化為之者哉由此觀之太極之原天地之先素有形聲端緒而不可見聞亦明矣不以視視者能見之不以聽聽者能聞之不以循循者能得之不以言言者能辯之是故無形之形天地以生謂之夷無聲之聲五音以始謂之希無緒之緒萬端以起謂之微此皆先賢舉其進道之方也若夫能忘其視聽冥其循搏混一都無則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夫形色之物皆有涯分不能出其定方唯道超然出於九天之表而不為明存乎太極之先而不為高使其學者居上與日月齊照而其光不皦沈然沒於九地之外而不為暗流乎六極之下而不為深使其學者在下與瓦甃同寂而其明不昧而繩繩運動無窮無絕生育萬物而道不屬生物自生爾變化萬物而道不屬化物自化耳萬物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而不可指名於道也既而尋本究原歸於杳冥復於沈默斯乃道之運用生化之妙數也故曰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繩繩接連不絕之貌又無際也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夫歸於無物者非空寂之謂也謂於無形狀之中而能造一切形狀於無物象之中而能化一切物象欲言有邪而不見其形是即有而無也欲言無邪而物由之以成是即無而有也有無不定是謂惚恍惚無也言無而非無恍有也言有而非有故曰惚恍爾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夫道先乎天地長於上古湛然何來莫知其始故迎之不見其首而又終古不息後乎億劫寂爾常存莫知其終故隨之不見其後此使人廓其靈臺而法其道體也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古道者無形無名天地之原萬物之宗也即視不見聽不聞之道也老氏使其治身治世者執持上古無為自然之道制御即今有為煩撓之俗歸乎淳風復乎太始使各正性命不遷其德是謂知道之綱紀也

能執持古道以御今之有為者其雅善士乎故次之以古之善為士者

視聽莫詰恍惚無狀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三

欲三

碧虛子陳景元纂

道經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言上古善以自然之道治身治國而為士者其德用淵
微神明遠妙智照沈冥精誠通達是以體貌深厚孰能
知識者哉故道大似乎不肖列子居鄭而人莫識此乃
古之善為士者也

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有道之士德量深遠難可知識恐後世無以為師法故
強為說其容狀指陳表儀謂下文也

豫若冬涉川

豫猶豫也言有道之士順從自然弗逆萬物不為福先不為禍始然而舉事退藏輒加重慎雖履坦途常憂沒溺有如寒冱之月揭涉長川其心豫然而疑難恐沈於不測之淵也

猶若畏四隣

有道之士常履虛無而不敢有為故出處而深思猶然而畏慎謹於去就而慮幽明之司察有如世人避禁而畏四隣之竊知此戒之深也

儼若客

有道之士儼然端謹心無散亂如賓對主人曷敢造次言無事無為也如東郭順子正容悟物使人意消故田子方師仰之李含光居于暗室如對君父故司馬子微激賞之此可謂能儼若客也

渙若冰將釋

有道之士外雖矜莊內心閑放其智智如春冰之釋渙然泮散凝滯都亡

敦兮其若樸

敦者淳厚貌樸者質素貌又形未分曰樸言有道之士天資淳厚質素未分語默恬和無文飾也

曠兮其若谷

曠者寬大之稱谷者含虛之竅言有道之士德淳厚而

不顯器寬大而含容任善惡之去來如空谷之應答而常虛也

渾兮其若濁

雜波流曰渾不分明曰濁言有道之士內心清靜外雜波流若濁水之不明曷分別乎妍醜已上七事治國則民不識不知復乎太古修身則和光同塵冥乎至道孰能濁以澄靜之徐清

言有道之士心同淵泉即其濁以澄靜之則徐復其清矣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言有道之士支離其德當其安以久而動之則徐全其生矣舊說云至人外示混濁不異凡流內本澄清同乎道體徐徐而登假于清真也復為學人恐安此徐清之道久而不遷住於諸境故勉之令動別求勝法逮及徐徐漸生不住諸相以至生生不絕也一本作孰能濁以靜之而徐清孰能安以動之而徐生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言人保守此徐清徐生之道者善能謙以自牧安其虛靜夫唯不盈者再舉獨有至人不矜恃盈滿故能常守弊陋雖有新成之功而能持勝不動更求進嚮復增工善不住小成斯乃聖人之深趣也

善士師古識量深微敦樸空曠得幽谷虛

極之道故次之以致虛極

致虛極守靜篤

致得也言人能心無愛欲得沖虛之道參杳冥之極復能常守清靜則德化淳厚矣列子曰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也西升經曰人能虛空無為非欲於道道自歸之嚴君平曰道德虛無故能稟授天地清靜故能變化陰陽反覆故能生殺日月進退故能光曜四時始終故能育成釋虛無則道德不能以然去清靜則天地不能以存往而不反則陰陽不能以通進而不退則日月不能以明終而不始則萬物不能以生是故有而反無實而歸虛心無所載志無所彰無為如塞不憂如狂抱真履素捐棄聰明不知為首空虛為常則神明極而自然窮矣動作反身思慮復神藏我於無心載形於無身不便生者不以役志不利天者不以滑神事易而神不變內流而外不化履視反聽與神推移上與天遊下與世交神守不擾生氣不勞趣捨屈伸正得中道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人生而靜天之性今言致虛極守靜篤者使人修之復於妙本也非止於人蓋萬物之並動作者未有不始於寂然而發於無形生於和氣而應於變化及觀其復也盡反於杳冥而歸於無朕以全其形真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謂寂然至無也君平曰天地反覆故能久長人復寢寐故能聰明飛鳥復集故能高翔

走獸復止故能遠騰龍蛇復蟄故能章章草木復本故能青青化復則神明得位與虛無通魂魄息各得所安志寧氣順血脉和平此皆暫爾復靜猶能精神況久歸至道者乎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

芸芸茂盛貌謂草木植物之類也或作云云動作貌衆多貌謂飛走動物之類也以義推之動植雖殊咸歸其根虛者沖漠之謂靜者寂怕之謂沖漠寂怕者乃動植之根本也且無者有之本靜者躁之君動之極也必歸乎靜有之窮也必復乎無草木之根重靜處下則長生花葉輕動居上則凋落物尚如斯何況人乎故聖人舉喻使民息愛欲之心歸乎虛靜之本則可以復其性命之原矣性命之原即杳然冥然視不見而聽不聞者也此唯明哲之自悟爾能悟之者則行住坐卧不離乎虛靜寂寞而應變不遷是得常道而復命者也

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此言常道之難如此知猶悟也悟常道者神變無方性無所不通氣無所不同不知萬物之為我我之為萬物故能蹈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此神合常道者也其次則毓質不衰顏如處子住世千載馱而上仙此形同常道者也其次則語默有法出處合時動與陽同波光而不曜靜

與陰同德用晦而明世累莫干而身無咎此能用常道者也若以治體為宗則用常道為上矣故曰知常曰明或作日明者言日益明達此有漸之說也既悟常道當如上說或不悟常道者反以神變為妖長生為誕虛極靜篤為空曠歸根復命為滅亡不知強知不識強識舉心偽妄動作皆凶易所謂不常其德或承之羞故曰妄作凶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夫知常道者應用萬物善救無棄而無所不包容也包容動植於己無私則襟懷蕩然而至公矣至公無私則德用周普天下無不歸往者矣王往也人既歸往天將祐之理同自然於物無逆是曰真人而能出有入無冥乎大通久與道合莫知窮極則水火不能害金石不能殘世患莫侵有何危殆

致虛守靜歸根復命是知常知常之人道同太上故次之以太

太上知有之

太上者謂太古之上無名號之君也所謂上德不德者也其德無工可加故曰太上雖有君位而不以尊自稱任物自然各正性命故其教無為其治無迹隨時舉事因資立功百姓日用而不知其道但知有君上而已謂帝何力於我哉莊子曰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工如標板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

仁行而無迹事而無傳此太上之世也
其次親之譽之

上德既衰仁義章顯故天下被其仁者親而附之懷其
義者譽而舉之莊子曰及至聖人斃斃為仁踈改為義
而天下始疑矣疑則親譽生焉又曰舜有羶行百姓悅
之故三徙成都堯聞其賢舉之登庸因而禪位此親之
譽之也

其次畏之侮之

仁義失而刑法立刑法立則禁令嚴禁令嚴而民畏之
夫禁令雖嚴而權詐為事者民從其化而為欺罔民欺
罔則侮上之深者也鴻烈解曰太上仁化謂太上下知
有之也其次使不得為非謂親之譽之也其次賞賢而
罰暴謂畏之侮之也

信不足有不信

心有孚之謂誠言可復之謂信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
天下危今既權詐聿興欺罔並起君信不足于下故下
有不信之心應之夫上之化下也如明鑑之接形容而
理無差焉王弼曰御體失性則疾病生輔物失真則疵
釁作信不足焉則有不信此自然之道矣

猶其貴言

自親而下已喪太上無為之化不能復淳古之風猶其
貴重言教執守陳迹以為化方雖然失道遠矣不猶愈

於忽言不信而致犯工作亂者乎

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夫有道之君垂拱無為故功業成而不有憺默清靜故
事務遂而忘知民皆淳朴無所妄為謂我自然而然也
親譽畏侮之心於何而有哉舊說信不足有不信覆釋
畏之侮之猶其貴言覆釋親之譽之功成事遂百姓謂
我自然覆釋太上知有之類乎膠柱調絃今不從焉

太上無為至德不顯及其仁愛親之
譽之則大道廢故次之以大道廢

大道廢有仁義

大道即太古無為之道廢猶隱也又陵替不行也人心
不淳則大道隱廢至德不行也然後仁愛漸生義利浸
長故樸散以為器斯則大道廢有仁義也莊子曰魚相
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此喻大道之世也及其兼愛
為仁裁非為義故仁義生乎不足是猶泉涸魚相與處
於陸相响以涇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此諭大道
廢有仁義也

智慧出有大偽

夫敦慤隱廢則智慧出智慧出則大偽生理勢然也莊
子曰馬之真性齧草飲水翹足而陸喜則交頤相靡怒
則分背相踉馬智已此矣及至伯樂治之前有楛飾之
患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衡厄齊之以月題馬乃介倪
闐扼鷲曼說銜竊轡之智生矣夫太古之時民居不知

所為行不知所之舍舖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飭天下之形縣政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智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辯生矣此所謂智慧出有大偽也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禮記曰大道之行也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至仁忘親也忘親者撫諸姪如已子事伯叔如已父六親無有不和孝慈於何而彰如是則眾之奉我親亦如我之奉眾親矣是以上下和睦而親親相忘也若在長失均平之教居幼有高下之心故違於大順則六親不和而慈愛養親之迹見矣且聖人均平則四海一家遊心姑射之山杳然忘其天下矣此則君上無為而蒼生自化於何而有扶目剖心之臣哉是故瞽瞍頑而舜稱大孝曾皙嚴而參稱能養夏桀立而龍逢彰商紂亡而比干顯斯不得已而為之非樂然也

廢而仁義彰智慧出而大偽作欲復淳風在乎絕滅聖迹棄去智詐故次之以絕棄聖智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聖者謂制度法象功用陳迹之聖也絕之者欲復其渾樸也河上公曰五帝畫象倉頡造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之治也智者謂權變謀慮揣摩縱橫之智也棄之者欲歸於無為也經曰以智治國國之賊夫不顯功用陳迹之聖不用揣摩縱橫之智則姦究不生禍亂不作民

如童蒙專事農業則利民何止乎百倍莊子曰去小知則大知明又曰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盜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故須絕棄之民始獲其利也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仁者愛物則仁親之義者宜物則人譽之而仁義之弊在乎親譽親譽既行則政尚奔競之心生而性命之和失矣性命之和失則孝慈之行何由而有今使絕而棄之是欲人全性命而復孝慈也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巧者雕斲剝削機械局鑄之謂也利者珠玉斗斛權衡符璽之謂也夫機械局鑄權衡符璽之屬於小則能守備於大則不可禦寇今日絕棄之者是田槌玉毀珠焚符破璽使民朴鄙而盜自止也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屬繼也三者謂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言此三者雖欲不用而後其淳古之風然紀之為文垂之為教尚未明白於理不足故人多有疑難之者別令有所屬繼使羣心渙然如冰之釋在下文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見素謂守其純素不雜文飾聖迹智謀自然絕矣抱樸謂歸其樸厚不徇矜夸仁義之情自然棄矣少私謂守分至公不好外美而機巧自然絕矣寡欲謂節儉制情

泊然安靜而浮利自然遺矣夫聖智之迹可以救近而不知傷遠仁義之情可以濟急而不知違真巧利之器可以助小而不知害大故聖人明而不顯知而不用唯以見素抱樸為懷少私寡欲為念如是治國而民躋富壽復於古風修身則槁體灰心嗒然喪耦矣

聖迹絕則機智自忘

仁義絕則慈孝親睦斯由學者之弊故次之以絕學無憂

絕學無憂

夫道者杳然難言豈學者可得而進故可傳而不可授可得而不可具輪扁之伎非不傳也蓋無受伎之質也況聖人之道乎今之學者但糟粕而已矣所言絕學非謂其絕滅不學也謂守自然之性不越分外而學也猶如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夫離朱師曠天生聰明後之學者或致眇塞性之長短豈跋慕矜夸所能逮哉去其跋慕則無憂樂蓋稟其自然之氣合乎聖人之心是以真曷足求而妄不足除也世之務學而有憂者垂首刺股所趣不過虛名映雪聚螢所逐止存浮利以致寵辱皆驚憂樂兩陷何其迷哉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唯者恭謚也阿者慢應也以名教言之則唯恭而阿慢以誠理論之唯阿皆謚聲也而世之執者使變阿為唯或以唯異阿是未明唯阿之同出乎一聲相去何遠也若忘世之執則無唯阿之分善者吉之稱惡者凶之名

學而後之者善也不學而悖之者凶也夫道杳然虛極
淵兮沉靜豈係學與不學哉今為善者無近名名極則
害身為惡者無近刑刑極則殘生故善之與惡非道之
實乃外物耳既皆外物則相去奚異哉唯其絕學者雖
有聖智而不自知況善惡唯阿乎或說云變俗學為真
學變阿為唯變惡為善如反掌耳上之言至理也此之
言世教也若以此辯又何以異乎唯阿哉古本作美之
與惡如上章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至人真心妙道絕學無憂雖忘善惡於胸中必順唯阿
於形外善惡之戒不敢不畏其唯蘊道之深者乎小夫
則不然慕善而不行善畏惡而不去惡猷溺世學往而
不反荒廢真性未嘗有中止之時中也止也

眾人熙熙如饗太牢如春登臺

熙熙悅樂之貌春臺時物之華此舉喻也世人因學致
偽逐境失真汨沒於愛欲之波熙熙悅樂如餓夫之臨
饗太牢志無厭足馳騁乎軒冕之途欣然觀望若遊子
之登賞春臺心迷不反也

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兮若無所歸
怕寂也又安靜無為貌兆者形狀之初孩笑貌乘乘運
動貌夫至人之心寂然安靜無為虛憺莫知其形狀之
迹雖處乎囂塵之間觀物之遷變瞳然若嬰兒之不能

分別笑耦也既而隨世混迹與物同波乘衆人之所乘
行不崖異浩然都任若無所歸趣也又解乘乘若虛舟
之東西而無所歸止也怕一本作魄王弼作廓乘乘王
弼作儻儻一本作魁魁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

沌沌不分貌夫人心有所係觸境如歸饕餮於富貴之
間謂其心有餘樂矣是以至人執糠世務纏繳紳修知
軒冕之去來如寄故獨忽之若遺忘耳此乃心字沌沌
而莫分磅礪萬物以為一愚之心固欲辯其美惡矣一
本作純純者質樸無欲貌我愚人之心也哉猶云我豈
愚人之心也哉言非愚人之心實無分別則至人之心
隕然若此也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

昭昭光耀自術貌夫世俗為學而日益浮麗自謂昭昭
光耀術鬻才藝是以至人智周萬物未嘗矜夸如同昏
闇也

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兮若海漂兮似無所止

察察嚴明貌又苛急貌又矜持貌悶悶寬裕貌或作惛
惛者昧昧貌夫世俗因學為政制度嚴明立法苛急矜
持有為故民不聊生是以至人體天法道因循任物在
者天下寬裕昧昧民乃全其真也莊子曰至道之極昏
昏默默然雖昏默不分晦冥難測而萬物歸之莫知其

所往百姓用之不知其所竭善下廣納莫測其深故曰
若海而又應變之道莫定其方若流波漂揚無所止著
一本作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言至人容儀忽然晦昧
尸居其心寂靜無所繫繫此壺丘子林之波流九變也
二義俱通今從上說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毋

以用也世人崇尚學業不能無為而有所施用故曰有
以至人行若曳槁木居若聚死灰不外飾其形故獨似
頑鄙爾夫至人出處語默非欲異於人而自然與人異
何也貴用其道爾用道者體與造化冥故曰我獨異於
人而貴食毋食用也毋道也本也或說食養也毋神也

神能生身故曰毋世人貴有欲以喪形至人貴無欲以
養神故異於人又曰毋氣也世人嗜好滋味而至人貴
食和氣所以異於人也或曰老氏以和光同塵為務此
篇何獨彼我之說云云曰此豈至人之本意哉蓋不得
已而言也夫至人所行何嘗有異自是世俗動靜相反
因垂言立教故有彼此云爾

孔德之容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孔甚也大也容狀也從順也至人冥於道者也常道無
名唯德以顯之至德無本順道而成之夫大德之人於
諸相豈可見邪唯有順道之容髣髴是其狀矣

道之為物唯恍唯惚

夫道杳然難言故聒聽不能聞見何物之可謂邪今言物者蓋因強名以究妙理也夫大德之人能從順于道道既無形何從之有既無其形又不可名當何以為從乎唯叩其恍惚者則可以影響其象罔耳恍似有也在有非有惚似無也居無非無居無非無即空是色也在有非有即色是空也有無不可測復假借于象物以明道也

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

象者氣象物者神物即莊子之所謂真君今之所謂性者也夫道恍惚不定謂其無邪惚然自無形之中恍爾變其氣象將為萬物之朕兆也謂其有邪恍然自有象之初惚爾而化歸於無有也然而至無之中有神物焉神物者陰陽不測妙萬物以為言者也千變萬化無所窮極經營天地造化陰陽因氣立質而為萬類治身治國鍊粗入妙未有不由神物者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窈深遠貌冥寂墨貌夫道恍惚不能定象物不能見又窈兮深遠冥兮寂墨問者不知其體應者不明其理然而中蘊純粹之精畜乎自然之信其精非偽故曰真其化應時故曰信猶鳥足之為鱗鱗人血之為野火朽瓜為魚賢女為石雖動植之類萬殊未有不精感而變信

至而不化者也非至德孰能通於此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閱度也又披也甫本始也夫道上自往古下及來今湛然常存而不去形雖不見名常在焉以喻至人得道長年故能閱度萬物之本始知其皆始於道故閱之以成其形質也又設問我何以知萬物皆資稟於道生死終始之然哉答以道之恍惚窈冥常在不去故能應變為治清靜無為度閱萬物之遷移未有不資稟於道者以

此也

大德之人從順於道順道則曲全故次之以曲則全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三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四

欲四

道經

碧虛子陳景元纂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夫聖賢之士博通古今鈞深致遠廓然見獨而蟠曲才能未嘗顯耀者欲遠害全身也聰達明察功業顯著心直如天志端如弦常枉已屈伏而不自伸者此則大直之士也又解至人不與物逆物來枉已則屈伏以受之彼必內省知非則直自歸之故曰枉則直也夫陵原川谷之變高下不常川谷窪下則水就而滿之陵原高峻則兩剝而頽之人之謙下則衆仰而歸之以致其光大

故曰窪則盈人有賢才而能反離其德弊薄其身則衆
共樂推而其道日新矣故曰弊則新夫少者簡易之謂
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西升經曰子得一萬事畢
多者博學之謂莊子曰文滅質博溺心列子曰路多岐
則亡羊學多方則喪道也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式

經曰道生一一者道之子謂太極也太極即混元亦太
和純一之氣也又無為也聖人抱守混元純一之道以
復太古無為之風可以為天下法式何以謂一為無為
也經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莊子曰天無為以之
清地無為以之寧以此可明矣自曲則全下六事尚有
對治之迹此云抱一無為可以兼包之故為天下式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

此四事皆無為之識夫聖人無為何嘗顯見已之才能
則天下自然稱其明矣河上公曰聖人雖明不自見千
里之外乃因天下之目以視之故能明達夫能用天下
之目者亦不自顯見之意也音訓雖異其旨略同且聖
人虛靜何嘗自是非人蓋彼我都忘則天下自然稱
其是而其德彰矣聖人恬澹何嘗自伐取其德美則天
下自然稱其功業矣聖人寂寞何嘗自矜大其賢貴則
天下自然稱其有道而長存矣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鴻烈解曰趙簡子死未葬中半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
兵攻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千丈襄子擊金而退軍吏
諫曰君誅中年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
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
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年聞其義乃請降故曰夫唯
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夫聖人純一無為何嘗有爭競之心哉經曰含德之厚
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蟲獸尚爾況
於人乎然而上古有此曲全之語豈今日之寓言哉人
能行之誠有全德之美而歸之于身此再三勸勵之深

旨也

曲全抱一不矜不伐不矜伐
則希言故次之以希言自然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易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貴其希疏而戒其不常

也言希疏則合自然夫至人有問即應接物即言動靜
以時故合自然以諭風雨時若則利乎萬物暴卒不常
則為害飄猛烈也驟暴急也從旦至晡為終朝自早及
暮為終日夫山川相通為此飄風陰陽噴激作此驟雨
蓋由陰陽失節和氣不洽而致此故不能長久也以况
於人語言違戾喜怒不常其於純和寧不喪乎

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於人乎

設問誰為此飄風驟雨者乎答是天地之所為也夫形

之大者莫過乎天地氣之廣者莫極乎陰陽陰陽相擊
天地交錯而為猛風暴雨尚不能崇朝終日何況人處
天地之間如毫末之在馬體況敢縱愛欲任喜怒暴卒
無節趣取速亡不亦悲乎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從為也順也夫道虛無自然安靜簡易之謂也言人為
事當從順于道希言愛氣永保天和豈可若飄風驟雨
而不久長也然而順道者動與陽同波靜與陰同德聚
則成形散則成氣出入無同於妙道行乎德者內全
諸已不喪精神外濟于物澤及萬眾功成不居同於上
德趣嚮失者以嗜欲為樂韁鎖為榮忝然疲役而心不
悔甘乎死地同於喪失也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
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言氣類相感有如此也夫體冥妙道者非但民之樂推
而大道之君亦得其人矣功合上德者非但民之仰戴
而至德之士亦得其人矣心溺于喪失者非但尸魄之
欣樂而失喪之徒亦得其人矣蓋各以類應也是以信
乎道者得其道信乎德者得其德不信于道輕忽于德
故道亦不應德亦無稱天下豈有信之者哉故曰信不
足有不信希言寡辭自然同道同德治
而無跨跂故次之以跂者不立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跋者舉踵而望又進貌跨者夾物也又超略貌夫饕餮
冒進之夫跋望非分欲求寵榮雖苟得之有若延頸舉
踵何能久立乎而又才力卑劣欲超略勝人眾其蔽之
使不得言跨步夾物心欲速達何由得行乎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曲則全第二十二章明聖人無為不自矜伐而未嘗彰
顯此章言小夫則不然自見己之才美賈術而蔽人其
於事也豈得明乎自是而非彼美己而惡人其於理也
豈得彰乎仁不濟物義不裁非自取名譽以為光耀其
於治也豈有功乎矜大已能以壓愚下其於道也豈得長
乎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附形曰贅疣之類也已上自矜等行其於無為常道猶
棄餘之食適使人惡附贅之形適使人醜凡物尚惡之
况有道之士曷嘗屑身處之乎

跨跋贅行有道不處其
迹混成故次之以有物

成混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有物混成者道之宗也故眈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
得夫至理湛然而常存故謂之有物真道萬派而莫分
故謂之混成然混成不可得而知萬物由之以生故曰
有物混成也先天地生者道之元也經曰吾不知誰子
象帝之先莊子曰夫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

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此皆標道之大體也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寂者無聲寥者無形既云有物混成尋其形聲冒冥空洞無象無質故曰寂寥夫大塊卓然無物可比且形影因待猶言獨化況妙道廓然何物能偶故曰獨立物雖千變萬化出生入死而妙道未嘗遷革故曰不改且道之用也散則沖和之氣徧于太無歛則純精之物藏于黍粟周流六虛應用不窮故曰不殆物無大小皆仰於道得之則全離之則損生之成之咸有所賴故曰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夫大道無形故眡聽莫聞搏取不得既無形聲端緒故不知其名然而前稱有物則有體用體用既彰通生萬物就用表德字之曰道包含天地其體極大故強為之名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逝往也凡物之大皆有邊際唯道無窮無極往無涯畔故大曰逝愈逝愈遠莫究其源故逝曰遠雖遠出八荒之外而收眡反聽湛然於方寸之間若鑑之明應而不藏故遠曰反反復也往而還復沒而復生陰而復陽皆道之化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

道為天地之始曠蕩無不制圍萬物得之則生士民懷之則尊故曰道大天者顛而在上運動不息覆物無窮故曰天大地者凝而在下寂然不動柔順安靜厚載無窮故曰地大王者清靜無為化被萬物黔黎之首不敢與天地道為比故云亦大也域中四大謂道天地王也域者限也夫道大包宇宙細入秋毫或起象外或處域中自地而上皆屬於天不必高遠蒼蒼之謂也天在地外地處天內王者人倫之尊居九州之間皆處于域中故曰域中四大也而王者參天地之道秉萬物之權於四大之中預其一焉莊子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帝王之德配天地可不慎乎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此戒王者當法象二儀取則至道天下自然治矣夫王者守雌靜則與陰同德所載無私是法地也又不可守地不變將運剛健則與陽同波所覆至公是法天也復不可執天不移將因無為與道同體其所任物咸歸自然謂王者法天地則至道也非天地至道之相法也宜察聖人垂教之深旨不必專事空言也

混成之道是謂疆名疆名四大

王居其一王者以重制輕故次之以重為輕根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夫草木花葉輕脆而居標枝者則為風霜之所零落根

本堅重而處于深下者則物莫能傷而長存以況治身
治國當以厚重為根本夫龍蛇蟠屈沉靜則能變化升
騰虎豹威猛躁動故遭射獵天虧以況治身者心安靜
則萬神和悅故無嗜欲奔躁之患治國者君無為則百
姓樂康故無權臣撓亂之憂也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輜屏車又大車也重者重其行事也夫至人君子未嘗
容易其言行凡所行必具輜車所言必重其事言行尚
耳況於至道豈敢須臾離乎或以輜訓靜者亦戒其靜
與重也又解行邁之人未嘗遠離其輜車重載者以其
衣食之資所在也苟遠而棄之則有委困道途之患以
況君子若離道之重靜以行輕躁其於身患豈為細哉
雖有榮觀宴處超然

榮觀紛華貌宴安也言至人君子常懼怕其心不以紛
華榮觀為美無為宴安超然遠寄遺其驕侈此亦守重
靜之旨也一本作榮館燕舍者謂不樂榮華之館宴安
于小舍而超然遠適也

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柰何猶如何傷歎之辭也言為萬乘之尊處大寶之位
豈可不守重靜輕身縱欲哉夫為臣而不鎮重則失其
身本而亡其職分古本作輕則失本人君不守無為清
靜躁動擾民則失其君位而喪其天和矣舊說曰人君

輕易煩擾則民離散誰與為臣人臣飾詐干祿躁求權
勢坐招竄殛不得事君二義俱通重靜之法唯君子善
行改次之以善行無

迹轍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闕楗而
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善行者順自然而行也陰符經云觀天之道執天之行
謂觀自然之道無所觀也執自然之行無所執也夫無
觀無執蓋得之於心則不出戶而無轍迹也善言猶莊
子之卮言酌中之言日新之變合於自然涯分而無過
溢之談如是則無瑕疵謫責之過也善計者謂守一無
為因任萬物使長短廣狹大小多少各盡其分而不損
其自然之材器也莊子曰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
此以往巧曆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此貴夫無為而去其
籌策也陰符經曰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
昭昭乎進乎象矣此皆有為機變休咎之學也至人游
心於物之初任萬物之自治而不為萬物所役計已之
身即知于彼故不用籌策善閉謂心無為也心無為者
雖聲色在前而諸境不入于眦聽此不用關楗而莫能
開也橫曰關立曰楗善結者謂以道約事也至人簡易
無為善以道繩約貪縱自然結縛情欲而脩然清靜無
勞解釋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

襲明

密用曰襲聖人謂能行五善之聖人也夫聖人體合自然心真至一故能芻狗萬物為而不恃因人賢愚就之職分使人性全形完各得其用故無棄人又能隨其動植任其材器使方圓曲直不損天理至于瓦甃稊稗咸有所施故無棄物常善者謂蘊其常道而能明悟任物也鴻烈解曰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素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於王至於河上而杭在一汜使善呼之一呼而杭來故聖人之處世不逆有役能之士故曰無棄人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善人者謂有道之士也經曰立天子置三公此將以教不善之人也故曰善人不善人之師設有不善之人善人亦資取役使以漸化導之經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此以德化攝伏不善人為資給役用也鴻烈解曰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齎一卒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禮之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

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良賢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
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
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惆帳而
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
歸之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其箚子發又使歸之齊師
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
遂還師無技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夫聖人雖遊心於自得之場不可不立其師資也雖立
師資復恐貴尚其師恰愛其資泥於陳迹不至遠達故
再舉不貴其師不愛其資也夫人雖因師發蒙尋其至

理出自天性是曰獨化故伯樂不能御駑駘為騏驎良

匠不能伐樗櫟為棟梁將使人忘其企慕然後可造至
道之極故列子師老商友伯高而得風仙既而曰不知
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此真忘其師資者也聖
人雖知小夫執滯言教必以此言大為迷謬然而重訓
上士使彼我俱忘乃至言要妙之道也

善行善言所以
救人救物也為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
兒

雄尊強也先也雌卑弱也退也夫知己之尊顯出人之
先縱之則強梁生而禍患至矣乃處身卑微守其柔弱

謙退下位而天下歸服如水之流入深谿既心字如谿
是能保其常德不離于身去剛躁之欲心復性歸於嬰
兒也嬰兒者諭其怕然溥和是非都泯也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
極

有道之士心字如谿則虛空生白昭昭明了乃守其淵
默持之自晦使光而不耀此可為天下之法式矣人取
以為法式者是見其尚德無所差忒將與道冥極也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有道之士雖為人所法式當守卑辱持勝自汙則天下
歸心如水之投谷器量如谷是德充而無名復歸於道

樸樸謂隱材藏用也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復於道樸則渾淪窅冥視聽無得此乃體冥真理也若
於治道則當散而為器河上公曰萬物之樸散則為器
用若道散則為神明流為日月分為五行也夫人真心
之散則為念慮念慮一動則百行彰而庶事生庶事者
材器也聖人就其材器因其賢能而用為百官之元長
故能大制群物任之自然而不割傷也陸希聲曰於乎
大道廢有仁義大樸散而為器聖人能其器故可以
為群材之帥夫唯大道不器故能用此成器大制不割
故能宰此羣物若未冥於道而欲用天下之器見制於

物而欲宰天下之材吾必見其殆矣知雄守雌謙德如

守黑自晦為天下之法式法式施用將欲有所取焉故次之以將欲取天下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夫道無為自然也雖秋毫之小而尚由之況天下乎今

若不由其無為自然而恃其果敢將欲力取天下大器

而自縱有為者非徒失道吾必見其不得死已已者死

也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神器者大寶之位是天地神明之器也人乃天下之神

物也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

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

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此謂不治天下也

不治天下者是以因循無為任物自然故天下安而神

物寧也不任無為自然而有所為者猶拙夫斲木雖加

其工所敗多矣故七竅鑿而混沌死鞭策威而馬力竭

豈非為者敗之乎而又執而不移自謂聖治非唯喪至

理亦將自失其真

故物或行或隨或呵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

此八事謂外物不可必也夫世有誠心行其事者有偽

意而隨之者誠心則治偽意則亂治則自然亂則有為

也或有呵之為溫謂讚譽成人之美者或有吹之為寒

謂毀訾致人之惡者又解呵溫諭富貴吹寒喻貧賤猶

春夏之長養秋冬之肅殺世事代謝亦復如是或有見
強而扶之者或有見羸而抑之者或有扶之使強者或
有抑之致羸者此人情之傾奪也或有載而安之者或
有隳而危之者自此以上並是失於自然專任有為果
敢欲有所取而致斯弊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甚奢泰皆過當越分之謂也是以治天下之聖君知禍
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捨乎有為歸乎無欲去造作之
甚者復于自然去服玩之奢者復于純儉去情欲之泰
者復于清靜雖甚奢泰之三名乃無為自然之一體因
茲奢泰致其為之故老氏特垂深戒也

不若以道佐人故
次之以道佐人主

將欲必敗強羸
傾奪縱已奢泰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五

欲五

道經

碧虛子陳景元纂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以用也夫賢臣用自然之道輔佐聖王者當先明天而
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
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
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
賞罰次之此用道輔佐聖君之術也是以執大象天下
往往而不害安平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豈可示強
兵于天下兵之兆在心懷恚未發兵也疾眈作色兵也

傲言推校兵也侈鬪攻戰兵也此四者鴻細之爭也且人以暴陵物物必傷之是謂獸窮即搏故曰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師旅所居之處必多害物侵民妨稼致田荒室露荆棘亂生又大軍一過誅戮無涯生死之冤感傷和氣陰陽凶變必水旱繼生治身解則多事為師旅煩惱為荆棘嗜欲為大軍疾病為凶年隨義縱橫淵旨莫盡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
憍

夫兵之害物也神人共惡之然而明王聖主未嘗去者其所自來上矣庾桑子曰原兵之所起與始有人俱又曰有以咽藥而死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乘舟而死者欲禁天下之船非也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兵之不可廢譬水火為善用之則為福不善用之則為禍是故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也故以道輔佐人主者當守雌靜不敢以兵強天下不得已而應之故曰善用也果勇也言善用師者勇於濟難而已不敢以兵刃取強於天下也雖有果敢濟難之勇勿矜其能勿伐其功勿憍其心是謂善用者也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言雖果敢濟難止敵然皆不得已也但當以除暴為事

非用果以為強也夫草木之生也柔脆其壯極則枯落
人之幼也柔弱其壯極則衰老以喻用兵壯武則暴興
暴興則敗矣既敗則不得謂之有道非道之事不可法
則而行不如早止也故義兵主應兵勝忿兵死驕兵滅
善用兵者決定果敢不矜不忿不貪不驕不得已而後
應之義在除敵救人非恃力好戰也治身解曰人之枯
槁因不行道不行道者早死而已矣

佐主當以道德不
可以佳美強兵故

次之以
夫佳兵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佳者好也尚也夫好尚兵戈以為服玩者是尚不善之
器用也且兵戈之屬傷人形神唯凶頑者樂為也凡物
尚或惡之況有道之士曷嘗處之乎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天地之道左陽而右陰陽主德生主柔弱陰主刑殺主
剛強故君子平居則以有德者居左戎事則以有勇者
居右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此重疊而言是經解經也夫兵既主殺主剛強以傷害
為用是謂不善之器也君子以無為自然為心道德仁
義為用兵只可以為武備固非君子常用之器也
不得已而用之恬憺為上

夫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故有道君子不得已而用之然

未嘗為起戎之首故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
尺皆不得已也蓋義兵以尅定禍亂應敵為用非貪土
地利財寶也莊子曰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繇
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斯所謂不戰而善勝恬憺
為上也又解不亂曰恬夷心曰憺事至而不動撓者此
治身之法也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
天下

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物之所共貴也今不能以德懷來
而興師用兵殺伐求勝豈有道者之所佳美哉列子曰
趙襄子使家臣攻翟勝之而有憂色此賢主持勝也故
曰勝而不美然而有美之者是好樂殺人也樂殺人者
非但人不歸附亦將有殺之者矣此凶暴好殺之士不
可使得志於天下苟得志必逆天之德縱行誅戮天豈
祐哉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
處之

左為陽主生故居常則尚左吉也右為陰主死故喪禮
則尚右凶也禮記檀弓曰夫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
三子亦尚右夫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
故也二三子當復尚左夫上將軍專殺則處右偏將軍
不專殺故處左言用兵之道同於喪禮今上將軍居右

者是以喪禮處置之也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夫義兵者不得已而戰也戰勝則殺人多勝而不美故

悲哀而傷泣之上將軍居右右位主喪故也兵者不祥之器不得

已而用之君子所貴唯道之常故次之以道常無名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包羅萬有貫穿毫微虛中藏

實陽内含陰所謂道非常道名非常名故曰道常無名

既而無名即非器用器用未彰乃謂之樸道樸微妙故

眡之不見聽之不聞是謂之小夫世之材器有明可以

役其眡有聰可以役其聽有心可以役其志有勇可以

役其力有辯可以役其詞有巧可以役其事此諸有名

皆無為者之所役使唯道樸無名故天下莫敢臣夫侯

王若能執守無為之本恍然在上窅然虛懷則外物不

能累其真嗜欲不能滑其神萬物將自賓四民無不服

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天無為則陰氣降地無為則陽氣騰兩無為相合則和

氣并甘露垂而嘉祥生此乃侯王道矣天地德洽神明

也經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此皆不待

命令而自然從化均平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天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始者道也無名也即道常無名也有名者萬物之器用也夫道始無名能制御有名之物是為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名器者亦盡為王者之所有有名分既立尊卑是陳不可越于上下故亦將知所止足能知止足是自知曰明既明且指豈有危殆乎河上公本作天亦將知之言人能法道行德天亦將知之隨注解釋義理相通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道之在天下無所不徧上則清都紫府下則瓦甍稊稗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侯王能守清靜無為則上感和氣下得民心本末相洽無不被其澤矣是由川谷之流與

江海源通順之則浸潤萬物逆之則滂泚為沴也

物實服能自知而知人也故次之以知人者智人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知人而分別之謂智故知言之所以知人也是謂適人之智而不自知也自知而默守之謂明故知而不言所以知天也是謂自適其明而已此超乎智之上也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勝人者不常勝之道也不常勝之道曰強強而有力遇不及已者則勝至於如已者則殆矣自勝者常勝之道也常勝之道曰柔柔能自謙物必推先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常安無殆非強而何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知足者謂止其欲也欲心不侈儉嗇自足可謂富矣強行者謂勤而行之也勤行必獲可謂有志節矣莊子曰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緹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斯所謂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也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所者謂天之所受壽夭窮達貴賤貧富也保其常理安之於命不以得喪動其懷是能久矣如是則當生不以生為樂知儻然而來遇死不以死為憂知儻然而往直順命以待終不殘生以自喪故曰壽也嚴君平曰不知人則無以通事不通事則無以交世不自知則無以知天不知天則無以睹未然不勝人則無以在上不在上則無以為王不自勝則無以自得不自得則無以得人不知足則無以知富不知富則無以止欲不強行則無以順道不順道則無以得意動作非任無以得和不得和則無以久生不久生則無以畜精神精神不積無以得壽故立身經世興利除害接物通變莫廣乎知人攝聰畜明建國子民達道之意知天之心莫大乎自知柄政獲民建法立儀設化施令正海內臣諸侯莫貴乎勝

人奉道德順神明承天地和陰陽動靜進退曲得人心
莫崇乎自勝治家守國使民伏樂處順恭謹慈孝畏法
莫高乎知足遊神明於昭昭之間恬憺安寧尊顯榮華
莫善乎得意任官奉職事上臨下成人之業繼人之後
施之萬民莫過乎可久天地所貴群生所恃居之不厭
樂之不止萬福並興靡與爭寵莫美乎壽陸希聲曰知
出於外謂之智如日火之外先知反於內謂之明如金
水之內景用弱以勝人之暴為有道之方守柔以自勝
其躁為有德之強知足於利欲者不亡其大業故謂之
富強行仁義者可至於盛德故謂之有志動而不失其
所常故可久身死而道不亡故謂之壽

知人則勝人自
知則知天已而

不失其所死而不亡汎然無繫
得其道歟故次之以大道汎兮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汎兮無繫者貌夫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而直
乎繩圓乎規而方乎矩包裹宇宙而無表裏洞同覆載
而無所礙汎兮滿乎太空而無所繫著者其唯道之
體乎或可于左或可于右皆達其源而無所不周者其
唯道之用乎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

恃賴也夫天恃道之陽氣而運轉于上地恃道之陰氣
而安處于下天地至大猶恃賴道以為用汎萬物之繁
何莫由之以生乎且大道無情生育天地其於萬物豈

有辭勞哉而又大道無形造物無物萬物雖有恃賴之名尋其生也卓然獨化物化而自生故無因代辭謝之迹聖人功業成而不名已有者是法道之用也

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

夫道能覆育群品而不望其報故聖人以仁愛畜養萬類使各遂其性長而不宰經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妙則無所不入可以名其樸為小矣一本作木被萬物衣被為覆育也

萬物歸之不為主可名於大

夫道覆載萬物無不制圍萬物歸之而無不同同之而不為主莊子曰不同同之之謂大大則無所不容可名

道為大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聖人執道自謙而稱孤寡不穀是終不為大也萬國歸之樂推不馱是能成其大也杜光庭曰聖人愛民恤物巨細申恩若可名於小矣任物遂性歸功於天又可名於大矣法道施化布德及人鼓以淳和之風被以清靜之政忘功不有不自尊高故其盛業可大聖德可久以其不為大故能成此尊大也修身之士汎然無著若雲之無心水之任器可左可右隨方隨圓不滯於常物來斯應鑿物斯廣不伐應用之心利物雖多不矜兼濟之德仁逮蠢動未始為私衆善歸宗不為之主是能彰非

小非大之德無自尊自伐之稱可以契全真之大道矣

大道汎兮而左右逢其源萬物歸之其由執大法法象也故次之以執大象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大象大法也八卦九疇之謂也太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逮乎聖人設卦觀象吉凶明而變化生故有得失進退也夫鴻荒乍變執守大法以治天下天下之淳朴去矣往去也淳朴初去而大法可扶故往而不害往而不害者是由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量材授職不傷性分故天下安而平泰矣嚴君平曰道無形故天地資之以生道無有故陰陽資之以始道無法故四時資之為業道無象故萬類資之以往故大法無法大象無象大無不無大有不有為生於不生為否於不否故道無為而天地成德無事而萬物處夫何為哉不無不有不為不否道自得於此而萬物自得於彼矣斯所謂天德而已矣使道變化待有為而後然則其所然者寡矣待有事而後施功則萬物所蒙者鮮矣斯所謂有得失進退也故下文云

樂與餌過客止

此舉喻也夫音樂之和人必為之少留饌餌之美客必為之暫止樂之佚也耳滿而過焉餌之飲也舌味而爽焉客之止也主倦而馱焉夫法之初興民皆親之譽之及其弊也則畏之侮之莊子曰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

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此言法之用也隨世汙隆滯而久之理必敗矣既敗豈有往而不害哉既受其害則奚足言其安平泰也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夫樂佚餌飲則過爽隨焉大法一弊則畏侮彰焉若夫道之出口淡然無味所謂信言不美也清靜無為則民樂其性故含哺鼓腹而遊乎混茫則不知其所之矣豈有和悅之聲甘美之味審聽咀嚼哉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夫法象有為屬於眡聽則窮矣自然無為而聲色莫能究也故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自古及今其名不去百

姓日用而不知此用之不可既也

無象之象則無所執無執則用之不既若

執而有之豈免歎張與奪故次之以將欲歎之

將欲歎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此章先賢解者多端皆不條理其說或引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以明之者或引國家權變為辭近乎縱橫之說亦未可據此乃與陰符天機合矣在乎高識變通者密用爾陸希聲曰夫聖人之淵處莫妙於權實實以順常為體權以反經為用權所以濟實實所以行權權實雖殊其歸一揆老氏既以實導人立知常之教又以權濟物明若反之言易所謂曲成

萬物而不遺範圍天地而不過者也馮烈解曰齊桓公
好味易牙烹其子而餌之虞君好寶晉獻公以璧馬釣
之胡王好音秦穆公以女樂誘之是皆以利見制於人
也嚴君平曰道德所經神明所紀天地所化陰陽所理
實者反虛明者反晦盛者反衰張者反弛有者反亡生
者反死此物之性而自然之理也故反覆之便屈伸之
利道以制天天以制人君人君以制臣臣以制民含氣
之類皆以活身虎豹欲據反匿其爪豺狼將食不見其
齒聖人去意以順道智者反世以順民忠言逆耳以含
其正邪臣將起務順其君知此而用之則天地之間六
合之內皆福也不知此而用之則閨門之內骨肉之間
皆賊也故子之與弟時為虎狼仇之與讎時為父兄然
中有否否中有然一否一然或亡或存故非忠雖親不
可信非善雖近不可親此賢人之所嗟歎而聖智之留
心也莊子稱徐無鬼見魏武侯先相狗馬然後勞君之
神形而結以政治斯乃智者歛張之權也若以此理而
推之則微明之旨見矣

柔弱勝剛強

夫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其道之理歟就此而論權變之
用明矣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國家之權謀利物之大器也夫魚脫離於淵泉則螳能

苦之國家之權謀泄于下則小夫得以玩弄況姦推乎
 陰符經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豈可輕以示人乎又解
 魚脫於淵不可復得權失於臣不可復收韓非曰勢重
 者人主之淵也臣者淵之魚也古人難以直言故託之
 於魚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
 君先見所賞則臣鬻之以為德君先見所罰則臣鬻之
 以為威國之利器可不慎乎馮烈解曰昔者司城子罕
 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
 罰未嘗濫賜與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
 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
 人自知不為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制專在子罕
 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暮年子罕遂却宋君而
 專其政此魚脫於淵而利器移於下也欽張與奪之術是謂微明明則
魚脫於淵微則入於常道故次之以道常無為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夫道之常也湛寂不動故曰無為應物而動物皆自用
 故曰無不為侯王若能常以虛為心以無為身持守而
 不撓者萬物將自從其化也經曰我無為而民自化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夫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是以聖人之德化常善
 救人假有不從其化而欲動作背道者聖人亦自寬宥
 將以無名道樸鎮撫之使其清靜無為也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道本無迹假淳樸以為言而滯迹之流執淳樸之有而為後世之弊聖人憂其弊之不救亦將不欲存此無名之樸則天下倪然自定入於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也陸希聲曰首篇以常道為體常名為用而極之以重淵此篇以無為為體無不為為用而統之以兼忘始末相貫而盡其體用也道常無為是謂常道常道應變而無不為也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五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六

欲六

碧虛子陳景元纂

德經下篇明德以不德為元不德者忘德以應冊者也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德者得也內得於心外得於物常德而無喪利而不害物得以生謂之德也本由蘊道故有德有德而無名道之深也有德而有名道之淺也道有深淺故德有上下所謂上德者至德也至德者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人不見其迹則謂之不德以其含光匿耀支離所為使百姓日用而不知則其德全矣故曰有德也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下德者迹用漸彰至一灑散因循任物物保其安天下稱之歸美于已雖其德不喪已遠於至德也故曰無德也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夫有上德者性受自然之至妙命得元氣之精微神貫天地明並日月無思慮心自無為忘功忘名迹無以為用也謂無用已為而自得也古本作上德無為而無不為言上德之人心既寂默性亦恬憺縱心所好不違自然任性所為不逆萬物故無為而無不為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下德降於上德者也性受自然之平淡命得元氣之純和神配陰陽明效日月民皆仰戴咸共樂推故曰有以為古本作下德為之而無以為言下德之人心存仿像執守沖虛應物臨機不敢造次故曰無以為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

仁者博施兼愛皆可為也可為而無偏私故言上仁有心濟乎群品故言為之功成不居事遂不宰故無以為也

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義者宜也有所宜必有所虧處于事類而無所不宜故曰上義有宜有利故為之其所為者皆由裁非斷割而有以為也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攘臂謂攘除衣袂以出臂也仍引也夫禮者履也謂履道而行辯上下定貴賤謙恭和柔使無爭心斯禮之本也故稱上為玉帛交馳威儀相答擎跽曲拳進退顧揖此禮之文也故為末焉莊子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又曰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古聖制禮使人定心氣整容貌故曰為之然而中下之士喪本崇末曲說煩多不能應答故曰莫之應此失禮之微者也而有艱然作色奮臂仍引指陳去就為爭競之端又失禮之甚者也老子舉渾淪分散一至於此在下文也嚴君平曰虛無無為開導萬物謂之道人清靜因應無所不為謂之德人兼愛萬物博施無窮謂之仁人理名正實處事之宜謂之義人謙退辭遜恭以守和謂之禮人此五者皆可道之陳迹非至至者也至至者一尚不存安有其五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之體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一既分矣五事彰而迹狀著故隨世而施設也道者德之體德者道之用離體為用故失道而後德德者得也物得以生謂之德有生必愛故失德而後仁仁者親也親愛物宜故失仁而後義義者宜也宜則謙恭故失義而後禮禮者履也履道成文簡直則易行煩曲則殺亂也失者亡也末盛而本亡自然之理也嚴君平曰帝王根本

道為之元德為之始道失而德次之德失而仁次之仁失而義次之義失而禮次之禮失而亂次之凡此五者道之以一體而世主之長短也故所為非其所欲所求非其所得不務自然而務小薄也夫禮之為事中外相違華盛而實虧末隆而本衰禮薄於忠權輕於威信不及義德不逮仁為治之末為亂之元詐偽所起忿爭所因謂下文也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夫忽道德仁義而專以禮教為用者豈非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乎若乃尊道德仁義而兼用禮教者是禮之上也則何往而不治哉莊子曰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此與亂之首義同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夫修崇禮教者智也智為先見故曰前識識既先物安能忘懷故以智治國國之賊豈非道之華而愚之始乎若乃藏識藏智何思何慮則反其質素矣禮煩則亂智變則詐此必然之理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大丈夫者有道之士也文子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憺然無慮行乎無路遊乎無息出乎無門入乎無房屬其精

神偃其知見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夫如是則所處自然樸厚合乎上德也居忠信而務誠實曷嘗華綺詐偽哉是故去彼禮義之淺末取此道德之大本也古本四

句並作處字

有妙道然後萬物生焉天地之大德曰生

德不失故曰下也工下雖殊而各得其一故次之以昔之得一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其致之一也

昔者往古也一者元氣也元氣為大道之子神明之母太和之宗天地之祖結為靈物散為光耀在陰則與陰同德在陽則與陽同波居玉京而不清處瓦甃而不溷上下無常古今不二故曰一也藏乎心內則曰靈府升之心上則曰靈臺寂然不動則謂之真君制御形軀則謂之真宰卷之則隱入毫竅舒之則充塞太空西昇經曰子得一而萬事畢人能虚心待之一自歸已莊子曰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又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天者純陽之氣也且天得一故能剛健運動穹窿廣覆垂象清明萬物資始為地者純陰之質也且地得一故能信順柔弱盤礴厚載安寧不動萬物資生為神者妙萬物以為言也且神得一故能通變無方反覆不窮正直靈響應物無盡焉谷者溪之絕深者也且谷得之故能氣運水注盈滿不竭焉萬者數之大物者形

之可見也物得之故能生生成成而不歇滅焉侯者五等之爵王者君之通稱得之故能永有大寶無思不服而為天下正焉夫上五事能致清寧靈盈生者皆由君道正使然也正者得其冲一之謂冲一失則凡物喪亡在下文也開元御本作其致之無一也二字於義闕焉此取古本為正嚴君平本無萬物得之以生并下文萬物無以生將恐滅十四字以人為萬物之靈侯王為人之君故總而言之也有之則文句備略之則義未闕於理亦通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

虞

無以者致誠之辭也天者陽之德表君象言天無以清自恃若恃之則失至明之道致陰陽繆戾紀綱弛絕冲一不運將恐有開裂之兆且陽氣之亢也必為災哀冲和之散也必致開裂故陰陽書曰天裂者陽氣不足君德衰微也自此以下皆垂誠之辭也夫地者陰之德表臣象言地無以寧自恃若恃之則失安靜之道致剛柔卷折山川崩缺冲一不守將恐有發泄之應且陰氣之極也必有水沴冲和之消也必致發泄故陰陽書曰地震者陰氣有餘臣道失職也夫神者靈變也凡物精通皆有其神陰陽不測者也言神無以靈自恃若恃之則

失至變之道致禍生恠祲祥勃興沖一不居將恐有廢
歇之時也故神失道則傷民民被傷則反毀之毀之無
神非歇而何谷者虛以待物者也言谷無以盈自恃若
恃之則失流潤之道致崩夷之憂沖一不通將恐有枯
竭之隔枯竭則繫於邦國故洛枯而夏亡河竭而商喪
也物有形質當任遷言物無以生自恃若恃之則失順
從之道致道逆生性沖一散去將恐有滅亡之期王者
貫三才而為主統萬物而有之當謙以自牧寄託群才
也言侯王無以貴高自恃若恃之則失清淨之化百官
失職萬民不歸致蹙敗之虞顛仆之禍自此已上雖叙
天地等事會歸戒于侯王侯王尚耳況黎庶乎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自此以下結成其義也夫貴者豈自貴哉必由賤者所
奉然後貴耳此以賤為本也高者豈自高哉必緣下者
所戴然後高耳此以下為基也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

孤寡不穀三者皆人之鄙惡而侯王以為稱者謙以自
牧不矜其尊也豈非以賤為本邪而云非乎言實以賤
為本耳

故致數譽無譽

有道之君忘名忘已天下數譽而不加勸天下數非而
不加沮惡識所以貴不貴哉開元御本作故致數與無

輿言就輿數則有輪轅箱軸群材之名無有名為輿者
合之則輿矣就國求之則有士農工商萬民之號無有
名為國者合之則為國矣忽群材輿何以成棄萬民國
何以存此重戒侯王令愛民也

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碌碌玉貌落落石貌言有道之君不欲顯耀碌碌如玉

冥心韜光落落如石此能守沖一之道為天下正者也

古本作若玉若石傳爽徐鉉取之

得一貴高以賤為本
自稱孤寡反復謙下

故次之以反
者道之動

反者道之動

反者復也變也虛靜者物之本物之將生先反復虛靜

之原及其變也出虛靜而動之是先反而後動故曰易

復卦曰剛反動而順以行是以出入無疾此之謂也

弱者道之用

既反虛靜為道之動則柔弱雌靜實道之用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于無

有一也一者元氣也言天下萬物皆生于元氣元氣屬

有光而無象雖有光景出于虛無虛無者道之體也列

子曰有形者生于無形則天地安從生又曰形動不生

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是

故物生于有有生于無而萬物莫不獨化也嚴君平曰

天地生于太和太和生于虛冥是謂反復虛靜之原也

物之將動先反乎虛靜之原能虛靜動用者其唯上士乎故次之以上士聞道

上士聞道動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
之
不
笑
不
足
以
為
道

夫上士者受性清靜恬憺寂漠虛無為純粹而不雜
靜一而不變聞乎道也人觀其迹真以為動行而實無
動行也斯所謂天然縣解矣中士者受性中庸世所不
用也則就數澤處閑曠吐故納新能經鳳騫養形保神
而已及乎為世用也則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
為治而已此之謂若存若亡也下士者受性濁辱目欲
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聞其恬憺無為則
大笑而非之若不為下士所非笑則不足以為上道也
嚴君平曰鷦鷯高飛終日馳騖而志在乎蒿茅鴻鵠大
舉經歷東西而志在乎陂池鸞鳳翱翔萬仞之上優游
太清之中磨薄日月高覽遠逝棲息八極乃得其宜三
者殊便皆以為娛故無窮之源萬尋之泉乃神龍之所
歸而小魚之所去也高山大丘深林巨壑乃鴻鵠虎豹
之所喜而雞狗之所惡也是以捐聰明廢智慮反真歸
樸遊於太素輕物傲世淖然不汙喜怒不嬰於心利害
不棲於意貴賤同域抱德含和太聖之所尚乃上士之
所務也中士之所眩乃下士之所大笑也陸希聲曰形
而上者之謂道通乎形外者也形而下者之謂器正其
形內者也上士知微知著通乎形外故聞道而信則動

行之中士在微著之際處道器之間聞道而疑信相半
故若存若亡下士知著而不知微止乎形內故聞道則
大笑之不唯笑之且將非之矣夫道者微妙冥通深不
可識苟不為下士所非笑則不足以為真精之道也
建言有之

建立也將立道行之言明三士所見之差被笑之狀謂
下文也

明道若昧

明悟也悟道之人舍光不耀舉措施為有若暗昧故中
士疑其存亡下士所大笑也

進道若退

上士類達不行而至又況進乎雖有聖功進而取同
塵接物外若退敗

夷道若類

夷平也類絲之不勻者乃織者之所棄也夫上士襟懷
坦夷平一與物無際支離其德若絲之有類不為世用
也河上公本作類言大道之人坦蕩平夷隨類參同不
自分別也

上德若谷

上德之人無為無事心同虛空高下莫測有若深谷無
所不容

大白若辱

大白者若雪霜之潔白而無所不到雖瓦甃汗溷之處
施而無擇有道之士豈異于是故處於濁世純白獨全
而不雜染也

廣德若不足

孫登曰其德深廣則通疎見遠遺略小節智若不足故
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陸希聲曰衣被天
下而不有其仁斯廣德若不足也

建德若偷

此言陰德密行也夫建立陰德之人不顯其功畏人之
知故若偷竊耳吳筠元綱論曰功欲陰過欲陽功陰則
能全過陽則易改此之謂也

質真若渝

渝變也色不明也質真者純素之士動無文章如五色
之渝淺光華不發也傳夾音義云古本作輸廣雅云輸
愚也或本作揄董過作搖今依王弼傳夾本作渝

大方無隅

開元御注曰方正也隅角也夫砥礪名節以作廉隅此
謂束教之人非曰大方之士磨而不磷在涅不淄大方
也和光同塵行不崖異無隅也

大器晚成

備物之用曰器河上公曰大器之人若九鼎瑚璉非一
朝而可成積習生常美成在久也

大音希聲

河上公曰大音猶雷霆待時而動諭愛氣希言也雷霆尚耳況至言乎陸希聲曰以不言之教鼓動萬物而不事小說斯大音希聲也

大象無形

河上公曰大法象之人質樸無形容夫有大法象者無象而不應曰大象能應眾象者不可以形定故曰無形道隱無名

道本無名而強名曰道今道又隱焉而名何有此真所謂滅迹匿端也

夫唯道善貸且成

貸施與也夫歎美獨有此妙道能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善以沖和妙氣施與萬物且成實而復於自然也君平曰道之為化也始於無有終於無終存於不存貸於不貸動而萬物成靜而天下遂也陸希聲曰夫唯善濟貸於萬物而不責其報是以萬物受其成而不知其德故下士聞此道而笑之不信其能若此耳

道生

上士勤行建德道生故次之以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道者虛之虛無之無自然之然也混沌太無冥寂淵通不可名言者也然而動出變化則謂之渾淪渾淪者一也渾淪一氣未相離散必有神明潛兆于中神明者二

也有神有明則有分焉是故清濁和三氣噫然而出各有所歸是以清氣為天濁氣為地和氣為人三才既具萬物資生也嚴君平曰虛之虛生無之無無之無生無無生有形故諸有形皆屬於物類物類有宗類有所祖天地物之大者而人次之夫天人之生也形因於氣氣因於和和因於神明神明因於道道之自然萬物以存故使天為天者非天也使人為人者非人也谷神子曰夫道自然變而生神神動而成和和散而氣結氣結而成形故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也河上公曰道始所生者一一生陰陽陰陽生和清濁三氣分為天地人天地人共生萬物天施地化人長養之開元御注曰道者虛極之神宗一者沖和之精氣也生者動出也言道動出和氣以生物然於應化之理猶未足更生陽氣積陽氣以就一故曰一生二純陽又不能生更生陰氣積陰氣以就二故曰二生三三生萬物者陰陽交泰沖氣化醇則徧生庶彙也三家之說大同小異今備存之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負背也抱向也動物則畏死而趣生植物則背寒而向暖物之皮質周包于外皮質陰氣之所結故曰負陰骨髓充實于內骨髓陽氣之所聚也故曰抱陽充和之氣運行于其間所以成乎形精也沖和之氣盛全則形精

不虧而生理王也冲和之氣衰散則形精相離而入于死地矣故大人虛其靈府則純白來并君子不動乎心則浩然之氣可養純白浩然者冲氣之異名冲氣柔弱可以調和陰陽故曰冲氣以為和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孤寡不穀者柔弱謙卑之稱乃流俗之所惡嫌獨大人君子取以自謂者乃所以有王公之貴耳是法冲氣之為和損心志之強梁而求益於道德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夫物有能減損情欲不自矜伐卑以自牧如王公稱孤寡不穀之損故有尊貴之益也俗物則惟好盈滿饕餮富貴不知住止而危敗及之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夫物情之損有道之益也有道之益物情之損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

世人所教各立其我義教之者如諸子百氏自成一家之法其旨善者則歸乎聖人之教其旨悖者則變為縱橫之學縱橫則陷於強暴而不得其死矣

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柔弱屬陽生之徒也強梁屬陰死之徒也在上強梁則失群下之心而覆亡無日在下強梁則為眾之所加而顛躓可待矣不得其死謂不得壽終也老氏觀俗之失道將以為後世法知謙損柔弱者必吉貪暴強梁者必

凶書之垂誠以為教父父先也本也

法一沖和以謙受益去我義之強梁

必守其至柔也故次之以天下之至柔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至柔者水至堅者金石馳騁奔競不息貌水之流注如駿馬之奔競也水以至柔為用而能貫穿金石沉溺萬物故曰馳騁天下之至堅也

無有入於無間

無有道也間隙也夫道混然之氣無有形質故能包裹乾坤而無外密襲秋毫而無內與其有形安得入其無間也莊子曰金石不得無以鳴謂藏道氣也君平曰有形銛利不入無理神明在身出無間入無竅俯仰之頃

經數千里矣

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吾老氏自稱也言虛無之道柔弱無形而無所不通也王弼曰無有不可窮至柔不可折以此推之故知無為之道有益於物也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稀及之

聖人觀天道之自然而謹身節用飭容儀以悟物故不言而其教行若乃有為則滯迹損物既而無為則利益甚多故知清靜簡易之道誠南面之至術天下稀及之也經曰知我者稀則我貴矣文子曰臯陶喑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耶師曠瞽而為大宰晉國無亂

政有貴乎見耶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為師也

柔弱不競在乎無為無為之益唯身是親故次之以名與身孰親

名為實名為賓捨實從賓是謂倒置列子曰實名貧偽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可賓耶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也逸樂順性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鮑焦子推之徒守名累實者也

身與貨孰多

貨資財也凡在富貴而樂其資身之具未有不貪財貨者夫富者苦身疾作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雖有金玉滿室而無仁惠之心者空得竊名黷貨之譏及至家亡身辱所喪豈少哉

得與亡孰病

夫虛名浮利得之乎輕羽而性命形神亡之若太山達人校量誰者是病莊子曰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費損也夫甚愛名者矯情偽行致損神之患豈謂小哉

多藏貨者貪滿苟得致滅身之禍何嘗薄哉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殆危亡也知足者不貪貨財也不貪貨財詎有戮辱之
患莊子稱孔子謂顏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不
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
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
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吾聞之知足者
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
位而不怍立誦之久矣今於回而見之是丘之得也知
止者不貪名位也不貪名位終無危殆之憂莊子曰原
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
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平生而弦子貢乘大馬中
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
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曰無財謂之貧學而
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
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
仁義之慝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若乃知足知止之士
固無戮辱危殆之憂可以長久也

如缺故次之
以大成若缺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

缺破也敝困也敗也大成謂全德之君子也夫德充於
內者故能包荒含藏支離其形若器之缺玷罕見其用

故得保完全而無困敗之敝也又如大壑酌之而不竭明鑑應之而不敝故曰其用不敝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沖虛也盛德大業者謙沖而不驕富貴滿堵者虛儉而不奢其所用也常有羨餘豈能窮匱哉

大直若屈

大直謂隨物而直彼舍垢而不申其直不在已故若屈也

大巧若拙

大巧謂因物性之自然而成器用不造為異端故若拙也列子曰宋人有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遂以巧食宋國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夫道化者可謂大巧矣因物而成不矜己能故若拙也

大辯若訥

大辯謂智無不周也因物所言而言之而無壅蔽若恃己言辯則於物理有所不及矣其於非法不說非禮不言而已無所造為故若訥也

躁勝寒靜勝熱

躁動也言春夏陽氣發於地上萬物因之以生物極則反故夏至則一陰生于其中氣動極則寒寒則萬物以

衰明躁為死本盛為衰原喻功成不缺者必敗持滿不
沖者必傾有為剛躁者必死君平曰天地之動一進一
退而萬物成遂變化不可閉塞屈伸不可障蔽故陰之
至也地裂而冰凝清風颼厲霜雪皃皃魚鼈蟄伏萬物
究拳當此之時處溫室臨爐火重狐貉襲毳綿猶不能
禦也及至定神安精動體勞形則是理泄汗流捐衣出
室煖有餘身矣靜勝熱者謂秋冬陽氣靜於寒泉之下
否極則泰故冬至則一陽生乎其中熱則和氣發生也
萬物因之以生生託靜而起故知靜為生本亦為躁嚴
君平曰陽之至也煎沙爛石飛鳥絕水蟲疾萬物枯槁
江河消竭當此之時入沉清泉出衣締紘遊燕高臺服
食寒石猶不能任也及至解心釋意託神清靜形捐四
海之外遊志無有之內心平氣和涼有餘身矣此言躁
為死本靜為生根者以況君王躁強則拒敵飾非犯物
之性以致家國凋敝是謂躁強則寂然而寒薄寒薄則
衰滅矣靜理則垂拱無為全物之真以致社稷永安是
謂靜理則煦然而人和人和則隆盛矣

清靜為天下正

此結明前義也夫至清者在濁而物莫能滑至靜者在
動而事莫能撓且大成大盈大直大巧大辯則有不敝
不窮若屈若缺若訥以對之惟清惟靜則可以持衆事
而為天下之中正也莊子曰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

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也外欲內全是以

天下有道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六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七

欲七

碧虛子陳景元纂

德經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却屏去也糞治田也天下有道言時泰也時泰則萬民

昌而宗廟顯宇內安而諸侯賓四海清夷兵革寢息人

多務本戶競農桑屏去走馬之武功而歸治田之常業

也故天心和洽群物樂康也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郊交也二國相交之境也天下無道謂時否也時否則

百職廢而主上憂帑藏虛而水旱數郡縣盜起強弱相

陵人皆失業習尚戰爭自然戎駭之馬生于郊境故陰陽隔閉庶類悽愴也

罪莫大於可欲

夫人有可尚欲愛之心則非理貪求火馳不反是故逐秋毫之微者失太山之重縱僥奢之情者必荷校之凶為罪之因莫重乎此列子曰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

禍害也夫可欲者於貪求之中尚有數耳不知足者凡經歷於目而無一可捨滿不知損亡歟及之故禍釁之發莫大乎不知足也

咎莫大於欲得

咎殃也夫物之經目猶有限也天下之物見與不見咸欲得之使盡在已而靡有孑遺者此無道之甚也豈唯禍及一身抑亦殃咎來世夫罪者言人違於禁令初犯其非名之為罪道家悔過經曰初犯為罪亦名為過過言誤也犯過一千八十為禍禍重於罪矣犯過二千一百六十為咎咎又重於禍矣此三者皆無道之所為也小則害身大則喪國得不戒哉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夫外物雖足而心不知足者是謂不知足也外物不足而心常足者是謂知足也高士傳曰嚴君平與蜀郡富人羅冲相善聞君平辟命不起而問之曰何不往仕君平曰無能自發冲即為備車馬衣糧僕從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柰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一席萬金子無甌石之資而曰有餘謬矣君平曰吾嘗宿於子之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有足時今我以下為業不下席而錢自至餘錢尚有數萬上塵厚寸不知所用我有餘而子不足乎冲退而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若乃知足之足安有戎馬生於郊禍咎之重大乎

道無不在何必遠求
故次之以不出戶

不出戶知天下

夫聖賢之為治必先身心以度之自近而及遠也不下廟堂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當食而思天下之飢當衣而思天下之寒愛其親知天下之有耆老憐其子知天下之有稚幼也夫如是又何出戶而知天下哉

不窺牖見天道

夫人七尺之軀四支九竅五藏六府賅而存焉是以身之元氣與天道相通也人君守形清靜則天氣高明而自正人君縱其多欲則天氣昏暝而煩濁人君者與二儀同其德日月參其明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不假窺牖瞻望而天道自明矣嚴君平曰是以聖人不
出戶上原父母下揆子孫危寧利害反於己故明於死
生之說察於是非之理通於利害之原達於治亂之本
以已知家以家知彼事得其綱物得其紀動知所之靜
知所守道德為父神明為母清靜為師太和為友天下
為家萬物為體眡彼如己眡己如彼心不敢生志不敢
舉捐棄知故絕滅三五因而不作巖居穴處不殺群類
不食生草未成不服未終不采天地人物各保其有此
所謂以一體之中法天地萬物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失道之君不能法天行道而恃聰明察物求之愈遠知
之愈愚君平曰稽之天地驗之古今動不相違以知天
地之道畢於我也家者知人之根本也身者知天地之
淵泉也觀天下不由身觀人不由家小近大遠小知大
迷去家出戶不見天下去身窺牖不知天道其出愈遠
其知益少周流四海其迷益甚求之益大功名益小不
眡不聽求之於己天人之際大道畢矣記曰欲治天下
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先治其家欲治其家先治其身欲
治其身先治其心欲治其心先誠其意故君子不誠無
物皆反推於身心之謂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

夫聖人不行天下而察知人情者以身觀身以內知外

所謂獨悟也不見天象而能名命天道者原小以知大明近以諭遠所謂冥覽也

不為而成

聖人無為而化成天下蓋明物性自然因任而已矣孔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

不行而知不見而名蓋因學悟故次之以為學日益

為學日益

可道可名既彰而崇德尚賢滋起則為學之士博覽多識日益聞見遞相夸企喪滅淳風而不自知也

為道日損

夫道因為學日益既益即損而知子守毋復初歸根也復初歸根先去智原秉要執本日損云為漸入虛妙也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夫損之者無麤而不遣遣之至于忘惡然後無細而不
去去之至于忘善惡者非也善者是也既損其非又損
其是故曰損之又損若乃是非都忘欲利自泯性與道
合以至無為已既無為不與物競而任萬物之自為也
自為則無不為矣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聖賢行道先修身心然後及乎天下上言治身以無為
此言治天下以無事故聖賢之用心常慮一物之失所
將欲救弊亂之要在於取天下人之心取天下人之心
當以無事為術無為為教無欲為寶自然俗化清靜民

皆樂推而不馱也若以有為有事政煩民勞重足而立
側目而眴則百姓望而畏之何足以取天下人之心哉

既益反損損至無心故
次之以聖人無常心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聖人體道虛心物感斯應感既不一故應無常心然百
姓之心常欲安其生而遂其性聖人使人人得其所欲
者豈非以百姓心為心乎莊子曰至人用心若鑑不將
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此聖人無常心也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夫百姓有好善之心者聖人不違其性應之以善其性
本善者聖人固以上善輔之使必成其善苟有不善之
心聖人亦以善待之感上善之德而自遷其心為善矣
則天下無有不善者此乃聖人順物性為化終不役物
使從已也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夫百姓有好信之誠者聖人不奪其志應之以信其信
確然者聖人固以大信輔之使必成其信苟有不誠其
信者聖人亦以信待之而不信者感大信之德而自發
其誠為信矣則天下無有不信者此乃聖人能任物情
非愛利之使為也

聖人在天下慄慄為天下渾其心

慄慄憂勤貌又不停也渾者無分別也古之人君在天

下也雖治迹憂動同乎民事而心常虛澹冥乎自然故能體化合變無往不可磅礴萬物以為一而無物不然為天下之民渾其心而同其欲順其性而同其化孰弊弊焉勞神苦思以事為事然後能乎陸希聲曰聖人在天下愉然應彼物感未嘗少息而其心渾然與天下為一未嘗自有所為故仲尼之所絕者有四謂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是以能無可無不可無為無不為也河上公本作怵怵王弼本作歛歛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注傾也用也聖人以無為德化不逞萬物之情故百姓被其聖德而各遂其能明者為眡聰者為聽皆傾注其耳目以俟聖人自然之法而聖人冕旒垂目齟纘塞耳不勞身於聰明不察物於幽隱撫念蒼生皆如赤子故曰孩之

無常心則渾然應變皆孩之則
冥其生死故次之以出生入死

出生入死

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道生一氣一氣變而有物故謂之出生生之極也變而無形故謂之入死此乃有始有卒未出乎域中者也出乎域中者生死曷嘗係哉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徒類也生之徒謂攝生者之類也死之徒謂趣死者之類也十有三者韓非曰四支九竅十有三動靜屬於生死焉夫善攝生者目不妄眡耳不妄聽鼻不妄嗅口不

妄言手不妄恃足不妄履動靜脩然諸惡莫犯此乃長
生之徒也趣死者目亂於采色耳耽於淫聲鼻困於穢
膾口美於非道手便於凶器足捷於邪徑動靜沒溺諸
吉無有此乃近死之徒也生死之原皆係此十三事矣
孫登曰天地之物有生之類順理者寡達理者衆故十
分之中順理者三耳夫生不以道死不以理順生者幾
逆死者多故死之中順命者三耳或解云三業十惡能
制伏者長生之徒放縱者近死之徒以理推之九竅四
支所論最長

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夫人之生皆為欲利所誘唯貪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以
滋九竅四支故舉動誣誣然如將不得已陷之于死地
往而不知者未有不由十三事也

夫何故

問世俗舉動趣於死地之由

以其生生之厚

生生猶進生也夫忘生薄已則長生可冀而進生厚已
則近於死地且進生必先之以外物外物足可以安體
樂性以為久生之具然而忘身貪貨者過求養生之物
太厚致其十三事滑亂而速于死地矣

蓋聞善攝生者

不自言攝生而曰蓋聞者謙之辭攝衛也於衛生之中

得其精微故曰善攝生者

陸行不過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指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不期而會曰遇兕出湘水之南蒼黑色形如野牛一角重千斤夫善攝生之人內得於身故諸疾不生外得於物故諸惡莫犯欲利都忘自然與吉會也噐之害者莫甚於兵戈獸之猛者莫甚於虎兕故兵戈在前而不懼是無所容其鋒刃也虎兕當道而不驚是無所指其爪角也故諸惡害其有情而不損無心也

夫何故

問何故諸惡不犯免死之由

以其無死地

夫至人內不縱其欲心而外無害物之意故能忘身而身存以其無死地也莊子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者必明於權明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於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

死則長道恬則道生故次之以

道生

道生之德畜之

道者虛無之體德者自然之用道體虛無運動而生物從道受氣故曰生之德用自然包含而畜物物自德養形故曰畜之

物形之勢成之

凡動植之類皆本道而生因德而養物質方具故曰形之物既形矣則隨四時之勢而成之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夫道降純精而生物之性德含和氣而養物之形故萬物無不尊仰於道而貴重於德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爵者錫命也公侯伯子男之例是也世之所以尊貴者皆因王者爵命故也而道以純精生物物共尊之若父德以和氣養物物共貴之若母萬物咸被道德生成之功而尊貴若父母者又非假於爵命而常自然有所攝伏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上言道生德畜此不言德者以道無不貫而略其文也夫受其精之謂生函其氣之謂畜遂其形之謂長字其材之謂育輔其功之謂成終其時之謂熟保其和之謂養護其傷之謂覆此八者皆大道之元功蛸翹蟻動之物得不尊之貴之乎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此結上生畜等八義也言道生萬物若顯其有則收其仁矣道養萬物若恃其為則居其功矣長育群材成熟庶品養覆動植若矜其宰則處其長矣有是而退藏於

密可謂陰德深矣遠矣

道生德養資物有始故次之以天下有始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始道也本也無名也母養也有名也夫道外包乾坤內滿宇宙萬物資之以生由之以成所以成者子也所以生者母也子者一也一者沖氣為道之子道為真精之體一為妙物之用既得道體以知妙用體用相須會歸虛極也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既知妙物之用復守真精之體體用冥一應感不窮然後可以無為無不為故沒身不殆矣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此明絕欲守母之行兌悅也謂耳目悅聲色鼻口悅香味六根各有所悅門以出入為義夫耳目諸根乃色塵之所由也若塞其愛悅之門則禍患息而身不勤勞也又解兌目也緘無厭之目則諸境自絕門口也杜多言之口則眾禍莫干諸境絕則嗜欲之源塞眾禍息則云為之路閉如是則恬憺安逸終身不勤也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若乃不守母道者開愛悅之源而弗塞則嗜欲之情長矣通云為之路而弗閉則禍患之事濟矣如是則憂苦危亡終身不救也

見小曰明守柔曰彊

此謂防於未萌治於未亂也禍亂未見曰小昭然獨見
為明若知塞兌閉門之術是見於微小也挫嗜欲之銳
解云為之紛守其柔弱也守柔弱則物不能加可謂彊
矣見微小則事不能昏可謂明也矣
用其光復歸其明

光者智照也智主外外照而常動動為物之用明者慧
解也慧主內內映而常靜靜為己之體智照出則應事
反則歸理是以用歸體故曰復歸其明此重釋見小守
柔之義使息外歸內也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遺與也貽也若事理雙明體用冥一不役智外照而守
慧內映復嗜欲之未萌而歸子母之元故無自與之殃
是謂密用常道也有始而有卒知子而守母塞閑悅愛其介然有知者乎故次之以使我介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介孤也耿介也嗟時不行古道故曰若使我孤介之士
有知政事則行於大道也大道者無為清靜至公至直
之道也然而行道者必有所施為施為簡易則導民于
清靜之域施為煩撓則引民於貪濁獨有所施為是可
畏畏其不合於古道也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大道甚夷猶亨衢也亨衢平易無往不達以其大直不

患小迂而世人欲速由於捷徑是以崎嶇迷惑不達所
趣故老氏病之唯慎其所施之教令畏其導民於衰路
謂下文也

朝甚除

朝宮室也除修治也

田甚蕪

草長曰蕪

倉甚虛服文采

青赤為文色絲為采傳奕云采乃是古文繡字

帶利劔馱飲食財貨有餘

韓非作資貨財有餘夫入其國其政教可知也觀朝闕

甚修除墻宇甚雕峻則知國君好土木之功多遊嬉之

娛矣觀田野甚荒蕪農事失耕治則知國君好力役奪

民時矣觀倉廩甚空虛農夫多殍餓則知國君好未作

廢本業矣觀衣服多文采質喪而貴華則知國君好淫

巧蠹女工矣觀佩帶皆利劔剛強而競鬪則知國君好

武勇生國患矣觀飲食常馱飲烹肥而擊鮮則知國君

好醉飽忘民事矣觀資貨常有餘務多藏珍異則知國

君好聚斂困民財矣仲尼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君聚

斂無已民力殫竭非聖人之道也

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上之七事皆用權術非理而陰取民也故曰盜既為盜

矣猶自夸大故曰盜夸而非道也所謂唯施是畏其在

茲乎

知道而善行者其德不可傾拔故次之以善建不拔

善建者不拔

建立也善以道立身植國者先固其根本而後營其標枝故根深枝茂則不可傾拔也

善抱者不脫

脫失也解離也善以道懷抱民者百姓歸附而不脫離善以道抱元守一者精神完全而不脫失

子孫祭祀不輟

輟止也善以道建國抱民者則子孫繁昌享祚長久世世祭祀無輟止時也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此五者近修諸身而遠及天下也夫修道於身者心閑性煥愛氣養神少私寡欲益壽延年乃為真人矣修道於家者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信妻賢九族和睦慶流來世矣修道於鄉者尊老撫幼教誨愚鄙百姓和集上下信向其德久長矣修道於國者禮樂自興百官稱職禍亂不生萬寶豐熟則物充實矣修道於天下者不言而化不教而治平易無為和一大通比屋可封化被異域而德施周普矣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

下

觀者照察也以先聖治身之道反觀身心若吾身心能體於道則其德乃真矣以先聖治家之道反觀吾家人若吾家人能睦於親則其國有餘矣以先聖治鄉之道反觀吾鄉黨若吾鄉黨能信於友則其德乃長矣以先聖治國之道反觀吾國民若吾國民能遂其生則其德乃豐矣以先聖治天下之道反觀吾天下之民若吾天下之民能無欲無知則其德乃普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老氏言我奚以知天下之民向道者昌背道者亡之然哉答曰我以上所陳五事反觀照察是以知之也經曰

不出戶知天下易曰觀我生觀民也其是之謂乎

善以道立

身植國德及天下其含德之厚歟故次之以含德之厚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八

欲八

碧虛子陳景元纂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含懷也夫至人純粹懷德深厚情復於性憺怕無欲狀
貌兀然比於赤子赤子者取其純和之至也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毒蟲蜂蠆之類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豹之類以爪
攫按曰據攫鳥鵠鷄之類以羽距擊觸曰搏夫至人神
矣嗒然喪偶如赤子之無心故神全而物莫能傷也嚴
君平曰夫赤子之為物也知而未發通而未達能而未

動巧而若拙生而若死新而若弊為於不為與道周密
生不生之生身不身之身用無用之用聞無聞之聞無
為無事無意無心不求道德不積精神既不思慮又無
障載神氣不依聰明無識柔弱虛靜魂魄無事樂無樂
之樂安無欲之欲生不狂神死不柔志故能被道含德
與天地同故蜂蠱蟲蛇無心施其毒螫攫鳥猛獸無意
加其據搏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

明赤子之全和喻至人之純德赤子未知喜怒而拳握
至堅者其真性專一故也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

峻者赤子之命源也赤子情欲未萌陽德自動者真精
之氣運行之所至也以況至人虛心無情氣運自動而
諸欲莫干也峻作古本為全作王弼曰作長也無物以
損其身故能全長也上清洞真品曰人之生也稟天地
之氣為神為形受元一之氣為液為精天氣減耗神將
散矣地氣減耗形將病矣元氣減耗命將竭矣故帝一
迴元之道汧流百脉上補泥丸腦實則神全神全則形
全形全者百關調於內邪氣亡於外髓凝為骨腸化為
筋純粹不雜長生可致矣

終日號而不嗷和之至

號啼也啼極無聲曰嗷又聲嘶也赤子終日嗷啼而啞

不嘶散者天和之氣至全也故真人之息以踵其嗇不
哇和氣全也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赤子以和全真至人知和為貴故用之為常道知常不
變守之自明此含德之厚者也杜光庭曰五常備具曰
和夫人於身和則德充而合真於國和則化周而祚永
處衆和則合禮行師和則有功和之為義大矣哉此知
和知常而全德自明也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彊

祥者吉凶之兆夫一受成形素分已定非理益之必致
凶祥莊子曰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夫心有是非而氣
無分別故任氣則柔弱使心則彊梁又志能動氣氣能
動志以心任氣氣盛心強莊子曰無聽之以心而聽之
以氣是心使氣也益生使氣失道者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物之壯也必至枯老心之彊也必至凶暴且道以柔弱
為用今以彊壯為心者謂之不道老氏故戒之云不道
之行無如早止已止也死也言不行道者早死也已

靜默了悟忘言故
次之以知者不言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夫知道者以心而不以辯貴行而不貴言談道者以辯
而不以心喪道而不喪說嚴君平日五味在口五音在

耳如甘非甘如苦非苦如商非商如羽非羽而易牙師曠有以別之其所以別之者口不能言也音味尚爾況妙道乎莊子曰智北遊首音三問無為謂而不答非不答也不知答也意與此合西昇經云道自然行者能得聞者能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所以言者以音相聞是以故談以言相然不知道者以言相煩不聞不言不知所由然譬如知音者識音以絃心知其音口不能傳道深微妙知者不言識音聲悲抑音內惟心令口言言者不知此在能行能言者也

塞其兌閉其門

此與第五十二章文同而旨異彼則約道清靜以塞嗜欲愛悅之端此則宗道無言故興損聰棄明之說夫道無形不可以目眇不可以口傳故心困焉不能知口辟焉不能議此至人所以不待收視緘口而自然塞兌閉門也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此已出第四章彼則就道以論功此則據人以明行至人與天同心而無知與道同身而無體則進銳紛亂之心於何而有光塵分別之意於何而生哉

是謂玄同

夫至人之遊處也顯則與萬物共其本晦則與虛無混其根故語默隨時而不殊危言日出而應變是謂玄同

也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上交於道而不諂舉世譽之而不勸故不可得而親下交於器而不瀆舉世非之而不沮故不可得而踈澹泊無欲守分知足不可得而利誘也處卑不辱在醜不爭不可得而陷害也爵祿不能汙權勢不能動何得而貴寵哉失志不屈居貧愈安何得而賤鄙哉至人行此六者不榮通不醜窮無天怨人非無物累鬼責故為天下

貴

不言自治而治物以政故次之以政治國

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以用也政者政教也有為之君用政教為治者民雖不濫而凋弊日深迹用既彰安能長久也霸王之君以奇謀用兵者國雖不傾而禍亂日積怨望既多安能永固也夫有道之君將欲取天下之心為可大可久之業者莫若無事故第四十八章云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此老氏垂教治天下太平之法也政河上公本作正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老氏自設問答言我何以知天人之意如是哉以今時所見可以言之謂下文也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忌諱禁令也夫君不能無為而以政教治國禁網繁密
民慮其抵犯無所措手足避諱不暇弗敢云為舉動失
業日至貧窮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利器權謀也君不能安靜而以智變為務上下欺紿則
民多權謀偷安其生包藏禍心日至昏亂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伎巧工伎巧妙也君不能無事而以機械為好志在奢
淫則民尚雕琢服玩金玉奇恠異物日益滋生古本作
民多智慧邪事滋起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法令刑教也君不能無欲而以刑法作威民雖苟免其
罪然而不足則姦宄生小則盜鈞大則竊國也河上公
本作法物滋彰

故聖人云

老氏不敢自專其言故舉聖人云或謂老氏為周柱下
史通觀上世遺書三墳古文故舉以證之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止我
無欲而民自樸

我者治世之君自稱也言我無為承天無所改作民遂
其生其俗自化也我無事騷擾節用儉嗇民厚其業其
家自富也我安靜不言憺怕自守民挹天和其俗純正

也我無欲沖虛去華崇本民無夸企其性自樸也苟有
為有欲而望致民於富壽之域吾未見其可也莊子曰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
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
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河上公本又有我無情
而民自清注曰修道守真絕去六情民自髓我而清也

治國化民莫若無事無事則其
政寬裕故次之以其政悶悶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開元御疏曰悶悶無心寬裕也淳淳質樸敦厚也言無
為之君政教寬大任物自成政無苛暴故其俗淳樸安
於清靜而曰益敦厚也古本作惓惓王弼本作惓惓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開元御疏曰察察有為嚴急也缺缺凋弊離散也言有
為之君其政峻急以法繩人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人
凋弊而離散動觸禁網畏而避之由是風化日益殘缺
也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倚因也伏藏也夫悶悶之政世謂之慢而民淳淳然實
樂之察察之政世謂之能而民缺缺然實憂之夫世之
所謂禍者莫不畏之畏則戒慎而福生其中矣世之所
謂福者莫不喜之喜則僥矜而禍藏其間矣禍福相因
莫知其窮極也故天地有休否日月有盈虧此倚伏之

數也夫禍藏福中有福而僥矜則禍至福隱禍內有禍而戒慎則福來此世之必然也故有道之君守之以清靜任之以自然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衰夭不榮通不醜窮如是則禍福倚伏於何而有哉其無正邪

禍福倚伏豈無正邪在乎有道之君無為無事忘形忘物而後正耳若有心為正其正必復為奇有心為善其善必復為妖矣

正復為奇善復為妖

夫百姓之心其心不一有道之君用心若鑑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也若以正正其不正其正也不正則奇謀譎詐生故曰為奇以善善其不善其善也不善則妖祥狂妄興故曰為妖若任物之自正自善則禍福無緣而相倚伏也

民之迷其日固久

薄俗不能自正自善而乃矯真為正逆性為善而反為奇為妖迷惑不悟其所由來固已久矣西昇經曰為正無處正自歸之不受於邪邪氣自去所謂為道自然助之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有道之君方正其身俾物自悟不以己之方正斷割於物使物從之而失其性也

廉而不穢

廉清穢濁也有道之君率性清廉使物自化不以己之潔揚彼之汙但使物知勸而洗除穢濁耳古本作劓傷也言聖人廉以自清而不刑物使傷也

直而不肆
肆申也有道之君稟氣耿直自任不曲而不以己之直意申肆激拂於物亦猶大直若屈也
光而不耀

光謂明慧也有道之君明慧鑒照後能葆蔽隱晦不以己之強智燭耀於物使之殂喪也自此以上皆悶悶之政非察察之治也
政寬則民福治嚴則民禍福禍倚伏由人由天故次之以治人事天

治人事天莫若嗇

嗇愛也世俗則耗神多求奢侈而不足聖人則愛神省費儉嗇而有餘故治人者無事無為清靜簡易省費民財使倉廩實而知禮節然後葆精愛神蠲潔祭祀粢盛豐備人神皆和故曰莫若嗇

夫唯嗇是謂早服

省費而不奢侈儉嗇而愛精神是能服從於道也聖人於禍福未兆之前常服從於道是謂早服也古本作早復

早服謂之重積德

夫節儉民財愛嗇精神以奉上帝是一德也又能早服

從於道使人悅神和故曰重積德

重積德則無不克

夫重積德之士可以臨御百姓四方嚮慕無有不克伏者也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無不克伏則萬物歸化道德無窮故莫知其極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夫道德無窮者必能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天下樂推而不厭可以為有土之君矣昔庚桑子居羽山之顏三年俗無疵癘而仍穀熟其俗竊相謂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其

或聖者邪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此所謂道德莫極可以有國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有國之母謂重積德也德可以茂養百姓百姓豐厚則社稷福祚可以長久矣

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根本也蒂花趺也夫藝果木者根深則蒂固雖有大風亦不能拔其根本落其花實故根深則枝葉榮茂蒂固則花實不落可謂長久矣積德之君其治人事天厚國養民者植根於無為固蒂於清靜社稷延遠故謂之長生臨御常照故謂之久視杜光庭曰修道之士畜神安

體積氣全和內固三關而祛萬慮百神率服衆行周圓
變化莫窮享年長久固蒂於混元之域深根於無何之
鄉與九老七元差肩接武矣古本作固抵本也事天積德可以

有國故次之
以治大國

治大國若烹小鮮

夫治萬乘之國若烹膚寸之鮮調其水火使其自熟則
全若撓之則魚傷魚傷則糜爛矣善治民者和其政教
使之自得則安若擾之則民傷民傷則潰亂矣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聖人以無為清靜之道臨莅天下沖和之氣偏于區宇
在谷滿谷在坑滿坑故風雨時若水旱不作人心自然
不求妄福也雖有鬼神不敢見其神變矣西昇經曰所
謂為道自然助之不善於祠鬼自避之此之謂也神者
靈變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

非其鬼無神變而歇滅也是由人不作疊則妖祥何緣
而興人守常德則神變無因而傷民此理之自然也
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

其鬼非無神變而不傷民蓋聖人無為清靜則鬼神感
其明德而自處其陰靈也列子之言聖治也不施不惠
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
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天穀常豐土無札傷人無

天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兩者謂聖人與神也河上公曰夫兩不相傷人得治於陽鬼得治於陰人得全其性命鬼得保其精神故德交歸焉又君能存神神能福君故曰德交歸焉杜光庭曰民為邦本本固則邦寧人為神主王安則神享聖人以道為治既不傷人鬼神感聖人之功亦不害物兩者相悅二德交歸

大國交歸以靜安小故
次之以大國者下流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大國所以能為諸國帝者以其謙下之故天下士民之所交會也

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

疊上文以生下義夫天下之所交牝者以其大國善守雌牝柔靜之德故能攝伏天下雄壯之國使其歸已蓋以至靜謙下不貪之所致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大國居於大而忘其大故無小而不敢在上而謙下不以威武為用故柔國柔服咸為臣妾是能取小國之歡心也嚴君平曰明王聖主之處大國也施而不以置下而不以求地裏諸侯之國而無所不畏德包諸侯之力而無所不事折節下之以附人意忠廉誠信以先士吏割地以招賢俊耕織以裒畜積結縱連橫以戒不虞發

倉散財養老恤孤振窮達困顯巖穴之士受而不取授
而不予柔弱簡易無為而處諸侯雖有貪鄙殘賊驕矜
恃力者猶以威德之重靜而下之則彼修身慎行改過
自新割地獻寶縣命殺身請為子弟之國蕃墻之臣也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小國居於小而忘其小故無大而統處下而恭謹不
以慢傲為事故鄰國撫恤皆欲援助是能取大國之威
權也孟子曰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故湯事葛伯文王
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
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
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
周頌美成王畏天之威能安其太平也嚴君平曰其處
小弱也因道而動循德而行富以舟與實以甲兵忠順
誠素尚樸貴耕上下和集親如父子君如腹心民如形
體專一同和可與俱死大國之君雖負衆強上權右勢
左德下仁心如飢虎怒如湧泉者猶以為得天之心獲
民之意將相誠信鄰人之助發原泉之敵揚不測之威
辱身厚體竭誠縣命款款惓惓事以清靜則彼神感精
喻心釋意壞怒移禍徙與我為諾也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或者不定之辭以取者謂上以取下抑損謙卑以得人
之歡心也而取者謂下而取上順奉廉慎而得事其威

權也斯乃互以義相取之也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

夫大國之君崇謙卑尊禮法修身以下小國者豈有越分貪欲之心兼并畜聚小國之人哉但執謙尊之義以為常道也

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夫小國之君存忠順遵制度修身而下大國者非有過分貪欲之心泛入矯事於大國之人哉惟持自全之志而守其常德也

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兩者謂大國小國也夫小大止足各當其分互有所持

不相侵擾所謂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然而小國柔服禮之常也大國謙下誠亦曲全宜為下者勸勵之深使可大可久而兢兢業業所以致天下之交也

大國謙下蘊道之奧故次之以道者萬物之奧

道者萬物之奧

奧藏也曖也蘊也夫道包括無外萬物資始最深最奧為庶品之根本無有逃其術者西昇經曰道深甚奧虛無之淵言道為萬類之淵數無物不蘊藏也以至圓蓋之高方輿之厚日月之廣照動植之細繁皆稟道之所育曖然無不賴其庇廕矣

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善人謂上士也上士聞道勤而行之鍊質資神超遙輕
舉固守妙本以為長久之寶也不善人謂下士也下士
聞道而大笑之及其迂道悖德履凶踐禍思欲返復元
吉復仰道之所保庇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此釋不善人之所保也言之甘美則無往而不可雖市
井之機心亦混然而同得矣豈得與信言不美淡乎無
味同論哉行之自尊則無適而不勝雖逆旅小子亦知
其醜惡矣豈得與夷道若顏大白若辱為比哉此舉無
言無行之夫尚假甘美之言自尊之行可以奪眾貨之
賈非稠人之上又況有道者乎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夫不善之人矯妄之士猶假美言尊行可以悅眾知道
之可以保倚也由此省之人豈長為不善耶但恐化之
不至又何遺棄之有哉

故立天子置三公

夫天以其道付人君令化不善之人人君恐化未備更
置三公以佐之杜光庭曰四海之大萬有之富厥初生
人不可無主故立天子以牧之尊事上帝父天母地謂
之天子也一人不可以廣治置百官以臨之百官之長
有三公為尚書周官曰其惟三公論道經邦三公謂太
尉司徒司空主佐天子治陰陽親萬民廣教化此其職

也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生進此道

杜光庭曰兩手相合曰拱璧者瑞玉也拱璧璧之大者也駟馬者馬四匹為乘共駕一車也古者諸侯朝於天王會於大國聘於小國或過於野兩君相見皆有贊幣之禮以先貨幣為導謂之為先今三公當以論道為務經邦為事雖欲以駟馬大璧獻之於君亦臣之分也徒有益於淫奢無裨於治政不若進之以無為清靜之道以化天下使不善者從善不悛者悛心道化周行帝德遐被何用璧馬為夫務學之士尚輕尺璧而重寸陰況有道之君乎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

此道無為清靜之道也發問古之貴此道者何謂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夫道之微始悟於身心之內卒明於宇宙之外妙則入於無間舒則塞乎太空體之則善于一身用之則濟于天下雖不曰求以得而不可不求也不求而得自得也自得則安用三公哉故不曰求以得此乃有求有得也有求有得則古之常道也明乎常道者豈有罪累邪設若偶失道而偶有罪者在乎改過遷善復此無為清靜之道亦可免戮辱之責也古本作不曰求以得嚴君平本作不求而自得

得道之奧妙者施為而無為故次之以為無為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至人為無所為任物之自為物自為則無為而無不為然至人之心曷嘗動哉事無所事從物務之自事物自事則無事而不事然至人之身曷嘗勞哉味無所味隨物氣之自味物自味則無味而不味然至人之口曷嘗嗜哉若夫心不動則虛明虛明則眾妙可觀身不勞則實厚實厚則精神不虧口不嗜則恬漠恬漠則靈液不竭矣又解味無味者不味是非美惡之言而味大道無味之言經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人之云為有大有小世之造事有多有少云為造事皆損其天性而失乎自然損天性則怨生失自然則惡起既怨且惡禍亂之階也唯至人無為無事無味能灰心槁骸雖有有為之怨咸以無心至德報之或問報怨以德設有德者又何以為報乎曰世之為事大小多少怨怒恩德以其無心至德報之一也陸希聲曰夫體道之士妙淵通應世之為而本無為應物之事而本無事應物無味而本無味其體雖大而樸甚小其用雖多而要妙甚少故術在於澹泊清靜不為萬物所撓耳夫唯如此則無欲無欲則無私恩者私之所畜怨者恩之所萌唯聖人能無私欲無私欲故無私恩無私恩故無私怨眾人則不然以其有私欲故有恩怨然天下有怨者聖

人以德德之人之不善者聖人以善善之故民用和睦
上下無怨此之謂也仲尼曰行滿天下無怨惡聖人豈
有怨於物乎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難易大細即上之大小多少也夫是非美惡怨怒恩德
皆生於微漸無不始於易而終成難初於細而後成大
使圖度其始易之時則於終無難矣營為於初細之日
則於後無大矣若乃謀於已難為於已大則怨怒深而
禍亂積將欲釋難解紛不亦難乎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夫艱難之事必起於容易當於容易之時圖之重大之
事必興於微細當於微細之時去之事類實繁不可具
舉故以天下總言之也嚴君平曰大難之將生猶風邪
之中人也未然之時慎之不來在於皮毛湯熨去之入
於分理微鍼取之在於藏府百藥除之入於骨髓天地
不能變化不能治故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夫大事
之將興也猶水之出於山也始於潤濕見於連滴縣縣
涓涓流為谿谷也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上言失道之人好為難大之事故多敗喪此引聖人終
不為大者慎微之至也聖人不為難大之事而無為無
事易簡易知故能成其可大可久之業也嚴君平曰聖

人之建功名也微故能顯幽故能明小故能大隱故能彰志在萬民之下故為君王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夫不三思而後言輕易其許諾者事眾而信不可然也不謀始而慎終多易其行者難積而變不可推也可不
慎歟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夫以聖人之才之德尚難於細易之事况無聖人之才德而欲忽之乎是以世俗多患累而聖人終無難也嚴君平曰聖人心默而不動口默而不言目默而不視耳默而不聽動如天地靜如鬼神不為而成不言而行進

則無敵退則不窮身無纖介之憂國無毫髮之患也

無為

之安必由簡易故
况之以其安易持

馬

同
書

